



74
6640
84



74
6640
84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二十

內廷供養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川編輯

李太僕鑄鑄觀城方觀承訂

賓禮一

翰林院編修錢大昕

參校

天子受諸侯朝

蕙田案易比之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賓禮之大者莫先于朝朝之別名曰朝曰覲曰宗曰遇舜典云乃日覲四岳羣牧又云肆覲東后又云羣后肆朝禹貢云江漢朝宗于海惟遇禮不見於古然以上三者推之則朝覲宗遇之名虞夏以前固已有之先儒謂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故經傳多言朝覲而罕及宗遇又對文言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二十 天子受諸侯朝

木下中也
寄贈

91-0761



之則朝覲宗遇其時其儀有別散文則皆云朝故覲禮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則覲亦云朝春秋僖二十八年夏五月公朝於王所冬公朝於王所則宗與遇亦云朝也儀禮惟有覲禮一篇今博引諸經傳之文以補之統名曰朝不復區分云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

注親謂使之相親附賓禮之別有八

鄭氏鏐曰天子之於諸侯以分言之則君臣以情言之則賓主故先王不待以純臣之義而以賓禮親之彼安得不吾親哉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

注此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

時今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

鄭氏鏐曰朝宗則在朝時則用春夏其位則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說者以為萬物交際之時以象生氣之文人君則於堂下而見之所以通上下之情觀遇則

在廟時則用秋冬其位則一於北面說者以為萬物分辨之時以象殺氣之質也人君則於堂上而見之所以正君臣之分記曰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蓋朝禮出迎賓則下堂覲禮不迎賓則不下堂也朝則天子當宁而立宁者門屏之間以象陽之出布散於外觀則天子當展而立展者戶牖之間以象陰之入收藏於內此又朝覲之別也

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注大賓要服

內諸侯大客謂孤卿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

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注此以王見諸侯為文圖比陳協皆

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編司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圖時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覲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圖同慮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殷以禮宗諸侯發同禁

易氏祿曰此即大宗伯所謂賓禮也大宗伯詳其賓禮之名大行人又以詳其命諸侯之實然宗遇會同亦或德以朝觀名者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觀氏謂夏宗依春此圖事陳謨皆所以責其始冬遇依秋此比功協慮皆所以考其終故曲禮言朝觀而經亦多以朝觀為主至于會同之發禁施政又因朝觀之時而行其禮故經亦謂之大朝觀此朝觀宗遇之名雖異而先王行禮之意一也

禮記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擊于朝受享于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觀一受之於朝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觀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于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觀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疏案宗伯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觀冬曰遇若通而言之悉曰朝觀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又云乘堅車載龍旗孤獨乃朝又春秋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經曰公朝于王所知朝通名也但朝觀宗遇禮異耳天子當依而立是秋于廟受觀禮也諸侯來朝至于近郊王使大行人皮弁用璧以迎勞之諸侯亦皮弁從使者以入天子賜舍諸侯受舍聽天子之命其朝日未出之前諸侯上介受舍于廟門外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至朝日質明諸侯自廟門外位天子使上摺進諸侯侯入廟門右坐奠圭玉而再拜所迎賓諸侯自廟門外位天子使上摺進諸侯侯入廟門右坐奠圭玉而再拜所以奠圭玉者卑見于尊莫費不殺也摺者命升西階親授諸侯于坐取圭玉升堂王受玉是當依而立之時也王既受玉而諸侯降階並北而再拜稽首揖者延之使升成拜是北面曰觀時所以同北面者觀遇秋冬陰氣積飲故不布散天子當宁而立者此謂春夏受朝時也謂天子受朝于殿門外之朝于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王既立宁諸侯次第而進諸公在西諸侯在東而朝王陽氣文也故因文而分佈也崔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泉門外陳介也天子車時在

蕙田案熊氏之說為長

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

于天子

樂記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祭義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

經解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

中庸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財賄厚重往報之薄來謂諸侯貢獻使輕薄而來

朱子章句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天子受諸侯朝

大門內傳辭既訖則乘車出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則隨之而入更不別迎也入至文王廟門天子還服朝服立于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服朝服執贄而入應門而行禮故王當宁以待諸侯次第而進故云序進謂入應門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惟享有迎諸侯之禮

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孟子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

朱子章句述陳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

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

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

五經異義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于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其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為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

右朝覲宗遇名義

書舜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傳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

鄭氏康成曰巡守之年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

朱子曰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

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於天子之國又明年

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

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

蕙田案此唐虞朝覲之期羣后四朝鄭氏以為歲一朝朱子蔡氏以為四歲一朝以理推之朱蔡為長蓋唐虞以前諸侯萬國其地遠近不同必每歲分四時而迭來是率天下而路也又鄭志答孫皓問曰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禮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孔穎達以為夏殷諸侯分為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然則舜時四朝其制亦當略同但舜時分諸侯為四部四歲而徧合巡守之年為五年一朝夏殷分諸侯為五部

五歲而徧合巡守之年則為六年一朝也孔傳以四朝為巡守會朝方岳之下不指來朝而言案上文東巡守云肆觀東后已見方岳之朝此處不應重見孔說疑未然也

觀承案朱子此條極明下大行人之歲一見二歲一見三歲一見云云亦即是此例耳蓋言歲一見者乃巡守明年之第一歲也二歲一見三歲一見者亦是第二歲第三歲非謂每一歲每二歲每三歲也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傳五服侯甸男采衛又六年王乃時巡考

制度於四岳傳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諸侯各

朝於方岳大明黜陟傳觀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

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

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說左傳者以為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敢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為前代之法齊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推言五服孔以五服為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

蘇氏軾曰一朝畢朝也朝以遠近為疏數六年而徧

五服畢朝也

周禮秋官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

注要服蠻服也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

天子受諸侯朝

里相距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歲四方九州之外謂之蕃國
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九州之外謂之蕃國
世壹見注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
曰子春秋傳曰杞伯也以夷禮故曰子然則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
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

蕙田案此成周朝覲之期周公制禮分天下
以為六服而酌道里之遠近定朝會之疎數
侯服歲朝甸服二歲而朝男服三歲而朝采
服四歲而朝衛服五歲而朝要服六歲而朝
計六年之內侯服六朝甸服三朝男服再朝
采服衛服要服皆一朝而六服之應朝者徧
故曰六年五服一朝尚書舉其綱周禮分其
目其實無二法也至十二年王巡守諸侯畢
朝于方岳之下則侯服十二朝甸服六朝男
服四朝采服三朝衛服三朝要服再朝而六

服之朝期一周尚書云又六年王乃時巡周
禮十二歲王巡守殷國亦一法也周禮言六
服書何以止言五服不數要服也先王之制
重內而略外故武成云邦甸侯衛而酒誥及
康王之誥亦云侯甸采衛不及要服也孔
疏不明其旨乃以五服一朝為諸侯親朝周
禮所云見者為遣使人貢案大宗伯春見夏
見秋見冬見時見殷見凡云見者皆諸侯親
見天子不得以遣使當之孔疏誤矣蘇氏解
六年五服一朝最明快
觀承案成周朝覲之期與唐虞夏殷異者唐
虞分四年夏殷分五年成周分六年故唐虞
曰羣后四朝夏殷曰五服一朝成周曰六服

一朝若六年之內侯服六朝甸服三朝男服再朝則非六服一朝矣且疏數不均之甚而侯甸男三服不免有國君道長之勤恐未可為定論也宜並存以俟來者

禮記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

五年一朝注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疏昭三年左傳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云晉文霸時所制而晉文霸時亦應有比年大夫之聘但子太叔略而不言此亦據傳文直云大聘與朝不云比年小聘案左傳三年聘五年朝諸侯相朝之法今此經文云諸侯之於天子則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自相朝同也又鄭較與義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為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非虞夏及殷法也熊氏或以此為虞夏法或以為殷法文義難亂不復相當曲為解說其義非也云虞夏之制諸侯朝天子其案尚書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其問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備是也案孝經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能氏以為虞夏制法諸侯歲朝分爲四部四年又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故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案鄭注尚書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則非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案鄭注尚書四方鄭注今所不取熊氏之說非也虞夏之制但有歲朝之文其諸侯自相朝聘及天子之事則無文不可知也春秋文十五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占

之制也案鄭志孫詒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鄭答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典禮不可得而詳如鄭志之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如鄭之意此爲夏殷之禮而鄭又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以夏與虞同與鄭志乖者以羣后四朝文在堯典堯典是虞夏之書故連言夏其實虞也故鄭志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今知諸侯歲朝惟指唐虞也其夏殷朝天子及自相朝其禮則然其聘天子及自相聘則無文也云周之制以下周禮大行人文

吳氏澄曰書言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謂不當巡守之年每年一方諸侯來朝周而復始則是各方諸侯每五年而一朝京師也

蕙田案此晉文霸時之制五年一朝蓋取唐虞之法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則周禮邦交之正法也孔氏穎達曰周室既衰政在霸主不敢自同天子以明王舊制大煩諸侯不敢依用故設此制以簡之

春秋昭公十三年左氏傳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

注歲聘以修其職業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六年而一會以訓上
下之制制財用之節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
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如彼文六年五服諸侯一時朝王即此再朝而會
是也此傳之文與尚書正合杜言巡守盟于方岳間與彼義符同明是周典之舊
法也而周禮之文不載此法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服物甸服二歲一見其
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
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以彼為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
朝與此傳文無由得合先達通儒未有解者古書亡滅不可備知然則尚書周官
是成王號命之辭尚書之言定是正法左氏又與彼合言必不虛周禮又是明文
不得信蓋成王周公之時即自有此二法也又周禮每歲一見惟言貢物何必
見者即是親朝各計道路長短或當遣使貢耳先儒謂彼為朝未有明據大行人
又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巡守之歲周禮同于尚書六年一朝尚書何以違禮
將有征討之事合諸侯而命事焉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見鄭
以時見無常期者出自鄭之意耳非有明文可據也殷見是此再會而盟時見當
此再朝而會未必即如鄭說時見為無常期也蓋此傳及尚書是正禮也大行人
侯相朝亦當然也其昭明于神雖天子于諸侯之禮然王官之伯及霸主亦得與
諸侯為盟故晉為盟主以此告齊令齊受盟也必知此朝聘文兼諸侯者以釋例
引明王之制八聘四朝云文襄之制因而簡之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以諸侯為文
明歲聘問朝兼諸侯相朝也知盟年朝會俱行者以傳云再朝而會故知盟年朝
會不廢也又云歲聘以志業不言再聘以行朝故知朝年不行聘禮

王制孔疏昭十三年左傳云歲聘以志業開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
而盟以顯昭明賈遠服虔皆以為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為朝霸主之法鄭康成
以為不知何代之禮故與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
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
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
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問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
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是鄭以歲聘問朝文無所出不用其義也
言晉文公但強盛諸侯耳何能制禮而云三代異物乎是難許慎之辭也

盛氏世佐曰此諸侯之邦交也故晉為霸主而叔向
舉以告齊歲聘即比年小聘也問朝謂朝無定期惟
以王事閒暇之時行之成十三年傳云世之治也諸
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亦此意也朝既無定期則
會盟之取節于朝者皆無定期矣朝會之屬皆不為
立期限者所以寬諸侯使得視其遠近親疎以為之
節也所謂明王之制蓋如此如注所言則十二年之
間政繁期促乃爾豈得為周典之舊法哉且與尚書
周禮皆不合而疏家曲為附會過矣書云六年五服
一朝謂六年之間而諸侯來朝者徧也其義正與大

天子受諸侯朝

行人所言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者合書止言五服者不數要服也注氏克寬曰衛服之外聖人雖制之服令蕃國世一見而不必其來非若五服一歲至五歲各以所貢來見也考之武成止曰邦甸侯衛酒誥康王之誥亦止曰侯甸男采衛而蠻夷鎮蕃不與焉於此不必辨其服之異而自得其說之同矣

蕙田案此周初朝方伯之法崔氏以為朝霸主者得之自賈服杜諸儒以為朝天子又為十二年八聘四朝再會一盟之說而孔穎達遂以尚書之文附會之以再朝而會當六年五服一朝以再會而盟當十二年巡守至以間朝為三年一朝則古無此法惟周禮男服三歲一見為近之然舍侯甸采衛而獨舉男

服亦無是理也盛世佐引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以證間朝之義可謂發前人所未發

國語周語先王之制邦內甸服

注邦內謂天子畿內千里之地商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王制曰畿內為五服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因禹所弼除畿內更制天下為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之外曰侯侯服之外曰甸甸服今謀父諫穆王稱先王之制猶以王畿為甸服者甸古名世俗所習也故周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是也周禮亦以蠻服為要服足以相況矣 邦外侯服 注邦外邦畿之外方五百里之侯之近者 侯衛賓服 注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歲一來見 侯衛賓服 注其間凡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于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甸圻之外曰男男圻之外曰采采圻之外曰衛衛圻之外曰蠻蠻圻也夷夷圻也周禮衛圻之外曰蠻蠻圻也夷夷圻也周禮衛圻之外曰蠻蠻圻也夷夷圻也 蠻夷要服 注蠻蠻圻也夷夷圻也周禮衛圻之外曰蠻蠻圻也夷夷圻也 戎翟荒服 注戎翟去王城五千里也四五百里為鎮圻五千里為蕃圻在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翟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也 甸服者祭 注供日 侯服者祀 注供月祀也堯舜 賓服者享 注供時享也享獻其見無數 侯服者祀 注及周侯服皆歲見 賓服者享 注也周禮甸圻二歲

天子受諸侯朝

而見男圻三歲而見采圻四歲而見衛圻五歲而見其見也注供歲要服者貢貢也

皆以所貢助祭于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注供歲日祭

服六歲注王王事天子也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二見日祭

一見荒服者王注王王事天子也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二見日祭

注日祭祭于祖考謂月祀注月祀時享注時享歲貢注歲貢終王注終王

上食也近漢亦然先王之訓也注終王

魯語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

一相朝也注賈侍中云王謂王事天子也歲聘以志業開朝以講禮五年之

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昭謂以堯典相參義亦近之然此欲以禮正君宜用

周制周禮中國凡五服遠者五歲而朝禮記曰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

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謂此也晉文公霸時亦取于此禮

蕙田案國語論朝期者二條周語祭公謀父

所言是周制魯語曹劌所言是唐虞之制

陳氏禮書周官之制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朝因朝以入貢則遠者不疏邇者

不數不疏者不至于一懈不數者不至于一罷矣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

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甸服每歲朝甸服

二歲朝男服三歲朝采服四歲朝衛服五歲朝要服六歲朝甸服而要服朝之歲五

服盡朝于京師則侯服更六見甸服更四見男服采衛各二見矣書曰六年五服

一朝而不及要服者以其當朝之年而不數之也又六年王乃時巡則從王巡

守各會于方岳矣晉叔向曰明王之制歲聘以志業開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

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先儒以為開朝在三年再朝在六年再會在三十二年

而再朝再會之年適與書台則叔向以為明王之制乃周制也然周三年一朝

之為歲聘服之見有歲方之見有時此之謂問朝朝有常歲而會盟無常期故

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會固疎于朝而盟又疏于會此所以言再朝而會再會

而盟非謂會必六年盟必十二年也然則六年盡朝于京師與有事而會者異

矣大宗伯殷禮曰視朝氏謂殷禮者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使卿以大禮

眾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年八年十年十年十年十年十年十年十年十年

天子受諸侯朝

蕙田案書之五服一朝與周禮侯服歲一見

以下本無二法而孔疏強分之左傳歲聘間

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與書之六年一朝非

一法也而孔疏強合之陳用之調停其說謂

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于京師然六服盡朝

之禮則眾類亦無常期此鄭賈立說之誤也

惟十二年王不巡守乃有之經云六年五服一朝者謂六服遠近六年而遍非謂五服盡朝也且男之於采采之於衛相距各五百里其遠近不等故有三歲四歲五歲之限今如用之之說則六年之內既有當朝之期又有盡朝之期采服雖云四歲見衛服雖云五歲見實與男服之三歲見者等耳豈所謂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朝者乎陳氏又駭鄭康成元年一服朝之說引書康王之誥以證之其說甚辨愚竊以為不然何者六年一朝十二年一巡守論六服之朝期當以巡守之明年為始鄭氏所謂元年一服朝者正謂巡守之明年甸服來朝乃十二年中之第一年非以

是為卽位之元年也六服分歲而朝者禮之常故可以年計因卽位而五服盡朝者非禮之常不可以年計陳氏乃比而同之其不然矣

觀承案書之五服一朝與周禮侯服歲一見以下本無二法此論最精可知孔疏之非矣然則魯語四方諸侯五年中四王一相朝者正所謂五服一朝也而周禮則曰六年五服一朝者蓋荒鎮蕃統于要服來朝於第六年而五服諸侯則已于第五年而徧也此六年本夏殷時巡之歲然時異事變有不可一例者故又六年而王乃一巡焉則是五服已再朝而非止一朝此則周禮之與夏殷不同者

附論四方朝春宗夏觀秋遇冬之期

周禮大宗伯賈疏六服之內謂要服以內侯甸男采衛要之等四時分來春東方六服當朝之歲盡來朝夏南方六服當宗之歲盡來宗秋西方六服當觀之歲盡來觀冬北方六服當遇之歲盡來遇也

大行人賈疏案馬氏之義六服當面各四分之一假令侯服四分之一東方朝春南方宗夏西方觀秋北方遇冬南方侯服亦然西方北方皆然甸服以外皆然是以韓侯北方諸侯而言入觀以其在北方當方分之在西畔故云觀鄭答志云朝觀四時通稱故觀禮亦云朝若然鄭不與馬同觀此注似用馬氏之義蓋鄭既不與馬同今所解云四方各四分者謂四方諸服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据王城東方或宗夏据王城南方或觀秋据王城西方或遇冬据王城北方

禮記王制孔疏六服各以其服數來朝皆當方分爲四部分隨四時而來鄭注大行人云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是分別各爲四方也近東者朝春近南者宗夏近西者觀秋近北者遇冬故韓侯是北方諸侯而近于西故稱韓侯入觀鄭云秋見天子曰觀又鄭注明堂位云稱在東方朝必以春魯于東方近東故也以此言之則侯服朝者東方以秋南方以冬西方以春北方以夏以其近京師舉此一隅自外可知悉

王氏與之曰思案古人封建諸侯有人民有社稷焉若以春則東方諸侯皆來貢則南方諸侯皆來率不幸有乘間而起如昆夷獯豸之難孰從而折衝禦侮之空其一方同時畢集斷無此理苟縱其自便不朝京師萬一有專權難制之事如唐之藩鎮又何以爲制取諸侯之權要知三者欲親諸侯必設爲可親之禮或不能朝于春則可以宗于夏或不能觀于秋則可以遇于冬惟六服之內不可不一次來王不然巢本南方國巢伯來朝何以曰朝不曰宗韓本北國韓侯入觀何以曰觀不曰遇要知古人立爲朝觀宗遇之禮于春夏秋冬之間以見四時皆來王之禮非有所輕重于其間

蕙田案六服就王畿而言則以王畿之東西

南北爲四方就每方而言又各別爲四方假如侯服在王畿東者四分之以近甸服者爲東方近王畿者爲西方近南者爲南方近北者爲北方其餘三方皆倣此遇當朝之年各隨其時而至則每方諸侯朝天子者春夏秋冬惟四之一耳倘有外患不難折衝禦侮之鄭注大行人云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正與馬融說合賈疏故爲分別誤也

右朝觀之期

周禮考工記王人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建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

天子受諸侯朝

下也四寸者方以尊執卑以小為貴 疏案書傳云古者圭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注云君臣之臣敢進是其覆冒之事案孔注顧命云言冒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不言冒以覆蓋天下者義得兩合故注有異此冒據朝覲諸侯時執之詩殷頌云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被據天子與諸侯盟會故云結定其心故執鎮圭不執冒也

尚書大傳古者圭必有冒言下之必有冒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為瑞也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此所謂諸侯之於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

陳氏禮書上覆下謂之冒下冒上亦謂之冒易曰冒天下之道詩曰下土是冒上覆下也說文曰冒地而生農書曰土長冒楸下冒上也瑁圭謂之瑁則覆下

而已四寸所以冒四方邪刻之所以驗羣瑞天子執之以朝諸侯則子男之璧亦在所驗其詳不可考也諸侯之朝天子執瑞圭指象笏及輯瑞圭而以瑁驗焉蓋各執其所指者禮曰見于天子無說笏是也孔穎達曰冒圭王與諸侯朝覲所執者小球尺二寸大球長三尺王與諸侯會盟所執者然詩言受小球大球則小球者蒲璧穀璧之類大球者桓圭躬圭之類而天子授之則非二尺與三尺之圭矣穎達之言豈非惑于詩傳之說歟

又曰書曰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詩崧高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於王爾雅曰介大也又曰圭大尺有二寸謂之玠夫王之圭長三尺則尺有二寸所以錫諸侯者也諸侯之圭長不

過九寸錫以尺有二寸使寶之而已書于介圭言太保承之于瑁言上宗奉之書之介圭即大圭也王朝日執鎮圭搢大圭見諸侯則執瑁圭而大圭不搢則太保承之耳此承與奉所以不同也孔安國以書之介圭為王之守圭長尺二寸者毛氏以崧高韓奕之介圭為公之守圭九寸者鄭氏以崧高之介圭為所錫之圭尺二寸者以韓奕之介圭為享王者然王與公之守圭曰鎮圭桓圭而已不謂之介其義當從鄭氏之說

蕙田案以上天子所執之圭

春官大宗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

男執蒲璧注公二王之後及王之卜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圭蓋皆象以人形為瑒飾文有巖得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為飾或以蒲為瑒飾皆徑五寸不執圭者

未成國也 疏此所執謂朝時云雙植謂之桓者桓謂若屋之桓極以其宮室在上須得桓極乃安若天子在上須諸侯衛守乃安故云安其上云桓圭蓋以桓為瑒飾者以無正文故云蓋也鄭破信為身者古者舒申字皆為信故此人身字亦誤為信也身圭躬圭皆以人形為飾若不應為異則身躬何殊而別之故知文有巖得為別也

陳氏禮書桓強立不撓而以安上為任故公圭瑒之身伸而躬屈伸者尊足以侯外而蔽內屈者卑足以長人而已故侯伯之圭瑒之子不足于長人而可以養人故璧瑒以穀男不足于養人而可以安人故璧瑒以蒲圭者天之用璧者天之體盡其用者必盡其體未必盡其用此圭璧所以不同也然王之冕降服韋冕則執躬圭而已此禮所謂曲而殺也易曰艮其身止諸躬也爾雅曰身我也躬身也蓋屈身為躬信躬為身言信圭則身可知鄭氏改信為身不必然也桓說文作嶽

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

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觀宗遇會同於

王注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鄭司農云以圭璧見于王觀禮曰侯氏入門右坐首圭再拜稽首侯氏見于天子春日朝夏日宗秋日觀冬日遇時見日會辰見

秋官大行人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諸伯執躬圭諸子執穀璧五

寸纁藉五寸諸男執蒲壁注纁藉以五采韋衣板若黃玉則以藉之

小行人成六瑞王用瓊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

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注成平也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為信

蕙田案鎮之為瓊古字通用

陳氏禮書大宗伯作六瑞自王以下皆言執小行人成六瑞自王以下皆言用則執者自人言之也用者自王言之也執之所以行禮用之所以合符宗伯典瑞行人皆言執特小行人言用則行禮非小行人所專掌特掌其合符之事而已若夫不施於行禮合符則寶而守之此王人所以又言守之也觀禮侯氏入門坐奠圭拜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擯者延之升成拜乃出蓋于是時安玉于崇坫之上明堂位所謂崇坫康圭者是也若夫壇壝宮之禮則諸侯升

受王玉王授之於宰矣賈公彥曰壇上無坫當約聘

禮側授宰玉其說或然

考工記王人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

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觀

禮記禮器圭璋特注圭璋特朝聘以

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

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注贊大行者書

者名也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于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疏博三寸者謂圭博三寸也厚半寸者謂圭與璧各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者謂圭與璧剡殺也殺上左右各寸半也玉也者言五等諸侯圭璧長短雖異而俱以玉為之也藻謂以章衣板以藉玉者三采朱白蒼也六等六行也謂畫上三色每色為二行是三采六等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者案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纁三寸六等朱白蒼是也既重云朱白蒼是一采為二等相間而為六等也若五等諸侯皆一采為一就與瑞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為一就故三采三就其寔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也與瑞又云子男皆二采再就二采謂朱綠也二采故二就其寔采別二就二采則四等也與瑞又云璋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類聘此謂卿大夫每采唯一等是二采共一

就也與諸侯不同其天子則典瑞云纁五采五就亦一采為一就五采故五就其寔采別二就五采則十等也

陳氏禮書王之藉以纁而纁之長眡玉采以象德之文就以象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質存乎內而以柔順藉之於外又有文焉然後可以行禮矣王五采五就色不過五也公侯伯皆三采三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而大夫聘玉亦二采者禮窮則同也纁或作藻冕纁織絲為之則圭纁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以韋為之亡據也纁可垂可屈則廣于玉矣鄭氏謂各眡其玉之大小亦亡據也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然子男執璧則博剡者公侯伯之圭而已子男之纁二采再就則三采六等者公侯伯之纁而已鄭氏曰作此贊者失之矣其說是也然

則圭纁皆有組以繫之聘禮所謂皆元纁繫長尺絢組是也璧纁蓋亦然春秋傳所謂楚康王再拜皆厭璧紐是也

辨注疏以有藉無藉為纁藉

禮記曲禮孔疏凡執玉之時必有其藻以承于玉若盡飾見美之時必垂藻于兩端令垂向下謂之有藉當時所執之人則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務衣故云有藉者則裼也其事質充美之時承玉之藻不使下垂屈而在手謂之無藉當時所執之人則掩其上服襲蓋裼衣謂之無藉者則襲此謂執玉之人朝聘行禮或有裼時或有襲時也云圭璋特而襲者上公享玉圭以馬享璋以皮故云圭璋特而襲也云璧琮加束帛而裼者謂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既而帛錦承玉上推用輕細之物蒙覆以裼之故云璧琮加束帛而裼也此明非但人有裼襲其玉亦有裼襲之物蒙覆以裼之故云璧琮加束帛而裼二人為裼襲圭璋特以下又明賓主各自為裼襲謂朝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裼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裼亦自為裼襲謂朝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裼玉以韋衣木廣表各如其玉之大小天子則以五采畫之諸侯則三采子男二采其卿大夫亦二采故典瑞云王五采五就公侯伯三采三就子男二就又云琢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也熊氏云五采五就者采別二行為一就故五就也三采三就者亦采別二行為一就也熊氏云五采五就者采別二行為一就知然者雜記及聘禮記三采六等則知天子諸侯采別為二等也此是周法其殷以上則禮說含文嘉云天子三公諸侯皆以三帛以薦玉宋均注云其殷禮

三帛謂朱白蒼象三正其五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帛故鄭注虞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緇高辛氏之後用黑緇其餘用白緇其餘謂堯舜之諸侯既以采色畫韋衣于板上前後垂之又有五采組繩以爲繫其組上以元爲天下以黃爲地長尺無事則以繫玉有事則垂爲飾故聘禮記皆元纁繫長尺組注云采成文曰組是也其馮襲之義者藻藉有二種一者以韋衣木畫之也二者組組垂之若板之藻藉則當有今言無者據不垂之也其垂藻之時則須屈屈藻之時則須襲茶聘禮賓至主人廟門之外賈人東面坐啟積取幸垂纁不起而授上介注云不言馮襲者賤不馮也以其賤故不言馮明貴者垂藻當馮也又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注上介不襲者以盛禮不在于已明屈纁合襲也又云賓襲執圭又云公襲受玉于時圭皆屈藻故賓與公執玉皆襲是屈藻之時皆襲則所謂無藉者襲是也聘禮又云賓出公授宰玉馮降立是授玉之後乃馮也又云賓馮奉束帛加璧享是有藉者馮凡朝之與聘賓與主君行禮皆屈而襲至于行享之時皆馮也知者以聘禮行聘則襲受享則馮凡享時其玉皆無藉藻故崔靈恩云初享圭璋特故有藻其餘則束帛加璧既有束帛不須藻

陳氏祥道曰玉有以纁爲之藉有以束帛爲之藉有藉則馮無藉則襲特施於束帛而已聘賓襲執圭公襲受玉及享則賓馮奉束帛加璧蓋聘特用玉而其禮嚴享藉以帛而其禮殺此襲馮所以不同先儒以垂纁爲有藉屈纁爲無藉此說非也

陸氏佃曰無藉若圭璋特是也經言纁又別言藉則藉非纁著矣藉若璧以帛琮以錦之類所謂公降襲受玉於中堂此無藉者之玉也卽束帛加璧馮矣

朱子曰祭鄭說兩義詞太簡略指不明鄭家所引皇氏熊氏始以垂屈言之但熊氏所云今言無者據垂之也乃與經文及皇氏并已說上下文皆相反疑其據字之下當脫一不字今已亂爲補之矣至于圭璋璧琮之義則皇氏爲失而熊氏得之但周禮典瑞云璧琮纁皆二采一就而熊氏亦白謂以韋衣版之藉則皆有而又引崔靈恩云璧琮既有束帛則不須藻似亦抵牾疑璧琮雖有藻而屈之當爲無藉物以加于束帛故從有藉之例而執之者馮耳陳氏陸氏則但取鄭注後說而用熊氏之義似亦有理然今未敢斷其是非故悉著其說以俟知者

劉氏彝曰此謂朝聘時爾藉者薦也非纁圭璋璧琮琥璜皆玉也執璧琮琥璜則與帛錦繡黼同升所謂有藉馮者禮差輕尙文也執圭璋則特達所謂無藉襲者禮方敬尙質也馮襲繫于有藉不繫于有纁無纁

馬氏晞孟曰玉有以纁爲之藉有以束帛爲之藉以

五禮通考卷三十一
二
纁爲藉所以飾之束帛爲藉所以將之有藉則裼無
藉則襲之說特施於束帛之藉而已考之聘禮方聘
之時賓襲執圭公襲受玉其襲而不裼者以未有束
帛之藉故也及享之時賓裼奉束帛加璧其裼而不
襲者以有束帛之藉故也後世學者以有藉爲垂纁
無藉爲屈纁而其甚又有圭璋特而襲之說然則聘
禮又有賈人取圭垂纁宰執圭屈纁上介執璋屈纁
凡此謂垂纁屈纁可也謂之有藉無藉非也周官小
行人圭以馬璋以皮皮馬雖非上堂之物其爲藉也
亦束帛之類而已謂圭璋特而襲亦非也
楊氏復曰纁有二種賈疏已詳然言纁又言藉者承
玉繫玉二種皆承藉玉之義故言藉也但藉字又有
一義曲禮云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所謂

無藉謂圭璋特達不加束帛當執圭璋之時其人則
襲也所謂有藉者謂璧琮加于束帛之上當執璧琮
之時其人則裼也曲禮所云專指圭璋特襲璧琮加
束帛而裼一條言之先儒乃以執圭而垂纁爲有藉
執圭而屈纁爲無藉則不然陳氏陸氏之言足以
破先儒千百載之惑矣然何以知先儒之說爲非而
陳氏陸氏之說爲是也竊詳經文裼襲是一事垂纁
屈纁又別是一事不容混合爲一說方其始受君命
也賈人啟櫝取玉垂纁以授宰宰執圭屈纁自公左
授使者使者垂纁受命訖以授上介上介受玉垂纁
以授賈人是時授受凡四易手有垂屈之文而無裼
襲之禮也及至主國行聘禮賓在廟門之外賈人啟
櫝取玉垂纁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屈纁以授賓經明

言上介不襲是有垂屈之文而無褻襲之禮也逮夫
賓主三揖三讓登堂賓襲執圭公側襲受玉于中堂
與東楹之間及公側授宰玉而後褻降立是主賓授
受則襲既授宰玉則褻當主賓授受之時曾不見垂
屈之文焉既歸反命公南向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
纁北面上介執璋屈纁立於其左又有垂屈之文而
無褻襲之禮蓋圭聘禮之重也主賓授玉于中堂東
楹之間禮之正也方其授于賈人授于上介皆擬行
之禮及贊禮者之事故辨垂屈以彰其文賓主授玉
於中堂與東楹之間為禮之正故辨褻襲以致其敬
及歸反命又於君前以垂屈為文而不以褻襲為禮
豈非玉為聘禮設反命亦非禮之正也乎兩義不同
各有其宜自鄭氏之說始差熊氏皇氏從而附會之
而經意始汨然經文燦然如日星之在天又豈得而
終汨之耶

蔡氏德晉曰聘禮記凡執玉無藉者襲曲禮執玉其
有藉者則褻無藉者則襲玉若圭璋璧琮琥璜皆是
也藉承藉之義小行人職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
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皮馬不上於堂故圭璋特達無
所承藉是謂無藉者若璧琮琥璜加於帛錦繡黼之
上而升於堂帛錦繡黼在璧琮琥璜之下如物有承
襲然是謂有藉者考之聘禮執圭行聘賓主皆襲所
謂無藉者襲既聘而享束帛加璧賓主皆褻所謂有
藉者褻朝禮想亦當然則有藉無藉以玉言褻襲以
人言本文自明而所謂藉乃指帛錦繡黼之類非纁
藉之藉也自鄭康成註藉為纁孔仲達疏引皇氏熊

氏語以聘禮垂纁爲有藉屈纁爲無藉不知纁可言垂屈不可言有無也且聘禮云上介不襲屈纁授賓既屈纁矣而云上介不襲則以爲屈纁者襲可乎又云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案周禮典瑞職璧琮纁藉二采二就是璧琮雖有纁而當享時未知其或屈或垂也乃以爲垂纁者裼可乎皇氏又謂非但人有裼襲玉亦有裼襲圭璋既是寶物不可露見必以物覆襲之璧琮既有帛錦承玉惟用輕細之物蒙覆以裼之夫謂玉亦有裼襲尤屬穿鑿胡邦衡反承用之而以裼襲指執玉之人爲非謂玉有纁以藉者以袒裼而露見其美無纁以承者則以物覆襲之不暴露也豈謂人自裼襲不亦是非顛倒矣乎有藉無藉之藉乃束帛之藉非纁藉之藉裼襲是一事垂纁屈纁又別是一事不容混合呂與叔劉執中馬彥醇陳用之陸農師楊信齊敖君善等辨之詳矣郝仲輿復合併爲一說且以裼襲專屬之玉而云藉以采繒包裹之所謂纁也單曰裼重曰襲玉有纁則赤手併其纁執之所謂裼也玉無藉則以衣重揜其手執之所謂襲也有藉而又襲則握不固無藉而裼則手澤汚之鄭作裼裘襲裘非是夫裼襲以裘言乃定解也郝氏何以故反之而爲此杜撰穿鑿之解乎更可怪者聘禮裼襲本指人說郝仲輿悉舉而歸之于玉而以揜手曰襲祖手曰裼等釋之至解有不可通處則割裂句讀以伸其說如裼降立則以裼字屬上公側授宰玉裼爲句如賓裼句奉束帛加璧享句則以賓裼連下奉束帛加璧享爲句至賓裼迎大夫賄用束帛乃還玉

禮畢故賓不復襲因以束紡勞贈還玉之卿郝氏乃以賓裼迎為句連上節還璋如初入解而云如初入與受圭同賓裼迎與受圭異圭必呈見賓以朝服揜手承之璋不呈故不襲而徒手併纒受之則割裂穿鑿甚矣然其說終不可通蓋以裼襲指玉說何得云裼迎襲迎也

蕙田案以上諸侯所執之圭璧

右圭璧

禮記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注藉藻也裼襲藻為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為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疏裼所以異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釋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揜而不開則謂之為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為裼聘禮賁疏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褌身褌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衾將給棺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

左傳疏禮襲上有衣謂之裼裼衣之上乃有朝祭正服

玉藻襲裘不入公門注衣裘必常裼也疏襲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異耳若襲裘不入公門也

不文飾也不裼

注裼主于有文飾之事疏案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于敬不主于文故襲裘聘是不文飾之事不裼裘也至行享之時主于文故裼裘也

服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

注充猶覆也所敬不主于君則襲疏凡敬有二體一則父也二則君也父是天許至極以質為敬故子于父母之所不敢袒裼君非血屬以文為敬故臣于君所則裼聘禮行聘致君命亦襲者彼是聘享相對聘質而享文欲文質相變故裼襲不同也

執玉龜襲注重寶瑞也疏凡執玉得襲故聘禮執圭璋致聘則襲也若無事則裼弗敢充也注謂已致龜玉也

表記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無相瀆也

注不相因者為敬或以襲為敬禮盛者以襲為敬執玉龜之屬也禮不盛者以裼為敬受享是也

蕙田案裼襲之義從來未明為註疏諸家汨

天子受諸侯朝

天子受諸侯朝

天子受諸侯朝

之耳今以經文證之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練緣鹿裘衡長祛祛裼之可也是裼專以祛言而非別有裼衣襲衣也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褻元緇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緇衣緇衣禮服也裘上加禮服而裼則微卷其祛以見裘之美也又曰大裘不裼犬羊之裘不裼弔則襲尸襲執玉龜襲君在則裼無事則裼是裘以裼爲常而當致哀致敬之時則襲蓋一衣而可裼可襲非裼爲一衣襲又一衣也又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服者裘上之服襲卽服中之裘互文以見義襲其祛則美充於內裼其祛則美見於外故行禮之時當裼則裼當襲則襲頃刻變易

而不相因也詳蔡氏說

蔡氏德晉袒裼襲說古人衣服之制親身則以布爲襯身單衫于祭服謂之明衣論語齊必有明衣布是也但行禮皆當服明衣不特祭爲然故皇氏謂朝服亦先以明衣襯身以士喪禮明衣裳用布推之可見也于燕居謂之澤秦風豈曰無衣與子同澤鄭箋澤褻衣近污垢朱注澤裏衣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是也單衫外有襦衣內則衣不帛襦袴張橫渠謂襦今之襖子袴今之褲是也襦衣之外賤者有袍秦風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玉藻緼爲袍梅誕生以袍爲長襦是也貴者則有裘賈洺州謂冬時襯身單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是也裘之外有正服正服者行禮時則服禮服燕居則服深衣也論語緇衣羔

裘緇衣者朝君之正服鄭風緇衣之宜兮是也玉藻朝元端夕深衣是深衣爲燕居之正服也但古人著衣之節其變有三曰袒曰裼曰襲袒者捲起衣袖而露其臂也裼者捲正服之袖而露其裘也襲復衣也或既袒而襲之或既裼而襲之也在衣曰袒在裘曰裼故裼有袒義呂與叔云袒謂之裼不袒謂之襲是也袒有左右禮事則左袒刑人則右袒裼則左右皆裼故大射儀士喪禮皆言左袒觀禮侯氏待罪言右肉袒而聘裼襲不言左右也袒有惟捲正服之袖而露其裏衣者鄉射禮記所謂袒纁襦袒朱襦也有并捲裏衣之袖而露其臂者所謂肉袒也裼則惟捲正服之袖以露其裘而已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言狐白裘上加錦衣爲禮服而袖必捲起以露

出裘也又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襲揜也禮服之袖捲起則裘之美露見于外不捲而揜蔽之則裘之美充塞于內也又云君子狐青裘豹褰元綃衣以裼之孔疏取熊氏說云元謂六冕及爵弁也綃綺屬也夫六冕及爵弁皆禮服之正也以是爲裼則郝仲輿謂古裼衣卽是冬月之禮服豈不信乎檀弓云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旣小斂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蓋裘之上爲禮服捲其袖而露出裘謂之裼袖不捲而揜蔽其裘謂之襲裘當裼以行禮之時則裼而不得襲當襲以行禮之時則襲而不得裼表記所謂裼襲不相因也凡旣袒者必襲袒不可常也裼者不必襲而旣襲者必裼故君善謂朝祭之衣以裼爲常故當盛禮則襲以爲敬而盛禮

畢則裼而復其常也合大射士喪聘禮曲禮檀弓玉藻之文考之而袒裼襲之義可觀矣

又袒裼襲解辨古人冬日衣裳裘上加正服其正服有裼有襲裼者兩袖微捲起以露裘之美襲則下其所捲之袖而已乃先儒之論裼襲紛紜舛錯計其謬訛凡十有六皆可援經傳以正之有謂裘外之衣有二重裼衣一重襲衣一重者鄭康成賈洺州吳草廬敖君善郝仲興梅誕生萬充宗之說也有謂裘外之衣三重裼衣一重襲衣二重正服三重者孔仲達方性夫陳可大林次崖徐伯魯之說也夫古人裘外惟有正服孔子緇衣羔裘緇衣謂朝君正服玉藻君子狐裘豹褰元緇衣以裼之孔疏引熊氏說以為六冕及爵弁之色皆禮服之正也以其裼而露裘謂之

裼衣亦曰裼裘以其襲而揜裘謂之襲衣亦曰襲裘其實裘外止一正服也安得或歧而為二或歧而為三乎其誤一也古人不以裘為正服故于裘上加正服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即秦風所謂錦衣狐裘錦衣之上未嘗更有衣也鄭康成乃謂錦衣復有上衣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賈洺州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孔仲達則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夫鄭賈以襲衣為正服則裼衣安所用之孔氏以正服在裼衣襲衣之外則裼襲二衣又安所用之况裘內有袍澤之屬裘外有正服而其間又有裼襲二衣則重累臃腫甚矣何以能勝周旋百拜之禮詩言衣錦絢衣裳錦絢裳乃婦人之服亦非以裼裘也

鄭氏乃據之以證裼襲之制不亦支離附會已乎其
誤二也郝仲輿云古人裼衣卽是冬月禮服又云裘
外裼衣卽是朝祭服非裼衣之外又著朝祭服萬充
宗云玉藻云君在則裼夫臣之見君必朝服則裼衣
卽朝服聘禮既聘而享賓主必裼以將事則裼衣卽
禮服推此凡裘外之裼衣皆禮服矣此說自不易然
裼衣旣爲禮服必當著于外豈可復加他服以揜之
孔子緇衣羔裘不聞更有何服以揜緇衣玉藻元綃
衣以裼之不聞更有何服以揜元綃衣也郝氏乃云
裼衣上又著則爲襲又云裼衣之外又以衣揜襲是
有事示變者萬氏則云經不詳裼衣之制疑卽深衣
也衣裳相連全體深遂服之以揜蓋裼衣又云加深
衣則曰襲不加深衣則曰裼夫深衣乃燕服玉藻所

謂朝元端夕深衣深衣所謂善衣之次鄭康成亦謂
深衣所以襯禮服安得反加于禮服之上乎聘禮行
聘之時賓主皆襲旣聘而享賓主皆裼如萬氏說聘
禮盛大賓主尊嚴之際反服深衣享禮稍殺反服禮
服是深衣反尊于禮服也何以爲善衣之次乎萬氏
又解大裘不裼云郊時王衣大裘衮衣以裼之衮衣
外更襲以衣是之謂充美夫郊祀大典衮衣盛服乃
反加深衣以覆蓋之不已褻乎其誤三也正服一也
而裼襲則隨時異宜表記云裼襲不相因者謂先裼
而遇當襲之時則襲先襲而遇當裼之時則裼未嘗
相因而不改也孔仲達曲禮疏乃云去體上外服以
見在內裼衣故云裼萬充宗云去襲衣曰裼加襲衣
曰襲郝仲輿云單衣曰裼重揜曰襲應子和云交錯

而相易曰裼層疊累沓而拚覆曰襲又云裼襲異宜
一時或有異事必易服從事不以襲衣而因為裼不
以裼衣而因為襲如諸儒說則當裼時必脫去襲衣
當襲時必復加襲衣也不思聘禮公側襲受玉於中
堂與東楹之間裼降立授受須臾不下堂不入次易
服于何所乎射喪諸禮言袒襲者皆忽袒忽襲豈得
於行禮之所忽而脫衣忽而著衣乎其誤四矣呂與
叔云袒謂之裼不袒謂之襲蓋裼有袒義故經傳恆
以袒裼並言詩袒裼暴虎內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
是也但袒有二禮事左袒刑人右袒而裼則左右皆
裼故大射士喪言左袒覲禮言右袒而聘禮於裼不
言左右也鄭康成注大射云袒者左免衣又注聘禮
云凡袒裼者左孔仲達曲禮疏左袒出其裼衣謂之

裼故鄭氏謂裼者左袒也敖君善聘禮注裼者偏免
上衣見裼衣此裼亦左為之如鄭孔敖氏之說則裼
亦如袒之有左右而禮事惟左裼矣何以左右袒見
于經見于史而左右裼並不見于經史乎且裼以露
裘何以獨露左袖而不露右袖乎其誤五矣袒裼之
別在裘曰裼在衣在體皆曰袒在體之袒袒衣而露
臂所謂肉袒也在衣之袒袒外衣見裏衣所謂袒朱
襦袒纁襦也裼則惟袒外衣以露裘而已孔仲達陳
可大乃云或裘或葛其上皆有裼襲二衣夫裼襲止
施于裘豈得兼葛言之耶其誤六矣玉藻云裘之裼
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言裼則裘之美見于外
襲則裘之美充乎內裼言裘襲言服互見耳檀弓曾
子子游之弔固嘗言裼裘襲裘矣萬充宗則謂于裼

曰裘之裼裼在裘外也于襲曰服之襲襲在服外也
豈知言裘之裼舉裘以見外之有服言服之襲舉服
以見內之有裘乎乃斷以爲襲在服外其誤七矣見
美充美本指裘之美而言鄭康成乃云袒而有衣曰
裼孔仲達謂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如皮弁之屬揜而
不開謂之襲開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
又云裘之裼者裼衣上雖加他服有開露裼衣而見
裼衣之美服之襲者謂所加上服揜襲裼衣而覆蓋
羔裘麕裘之類可言美若緇衣素衣之屬何足言美
况以見美充美爲裼衣之美則是裼襲在衣不在裘
而何以言裼襲襲襲也其誤八矣古人衣領之制惟
深衣篇曲袷如矩以應方鄭注袷交領也古者方領

如今小兒衣領吳草廬乃有禮衣直領深衣曲領之
說又云裼裘者裼衣外之上服直其領而露出裼衣
也襲裘者裼衣外之上服曲其領而揜裼衣也林
次崖徐伯魯宗其說又謂裘外之衣有裼襲及正服
三重裼與襲全在第二重襲衣有直領曲領二者之
異惟所當而服之夫如吳氏說襲衣卽正服而有直
領曲領二者則行禮或裼或襲必易服從事如林氏
徐氏說襲衣有直領曲領二者而其外猶有正服則
裼與襲必先脫去正服更換襲衣乃復著正服不尤
迂滯乎且直領曲領之別經史亦無明文可據也其
誤九矣諸儒雖以裼襲爲二衣未有能言二衣之異
制者宣城梅誕生始云裼衣乃半袖單衣加于裘之
上襲衣乃有袖全衣加于裼之上如其說則行禮時

忽褻忽襲而襲衣亦必忽脫忽著矣且行禮有褻時有襲時是褻與襲俱爲禮服以禮服而止半袖可乎況半袖之說亦屬無稽其誤十矣褻以見裘之美卽以爲見褻衣之美亦必襲衣上無正服褻衣始露見耳方性夫乃謂襲衣之上有正服所謂褻衣者未嘗無襲由露其褻衣故謂之褻夫襲無論矣以褻言之襲衣由揜以襲衣故謂之襲夫襲無論矣以褻言之襲衣旣揜褻衣于內正服何以能露褻衣于外若此孔仲達開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褻衣之說而襲衣與正服俱開露以見褻衣則欲見褻衣之美者止一正服足矣何必有襲衣則欲見裘之美者亦止一正服足矣何必有褻襲二衣有褻襲二衣必三重俱袒乃能見裘之美無褻襲二衣惟袒正服亦足見裘之美然

則此二衣不誠贅設乎其誤十一矣褻襲之法不過捲起兩袖檀弓鹿裘祛褻之可也祛袖口也言鹿裘外之服微捲起以露鹿裘袖口可也萬充宗謂喪中之袒捲起衣袂而露其臂襲則揜之愚則謂凡袒與褻皆捲起衣袂不止喪中之袒而已賈洛州乃謂褻者袒衿前上服見褻衣萬充宗又謂古人禮服皆直領無襟裘上衣褻衣胸前裘色自然微露如袒者然皆臆說也鄭孔旣以褻爲左袒矣聘禮注又以爲褻者免上衣見褻衣曲禮疏又云去體上外服見在內褻衣則似褻爲脫去襲衣矣又云開皮弁及中衣謂之褻則褻又似開露前衿矣皆騎牆之見也陸稼書云襲裘不入公門孔疏褻襲但據露褻衣不露褻衣爲異耳然不言何樣露法想或去而露之或袒而露

之或直其領而露之其制原不一也此又胸無定見徘徊兩可不知行大禮時自有一定之制非可二三其說也其誤十二矣士喪禮左袒賈洛州以爲袒左袖孟子袒裼朱注以爲露臂古人之袒如是而已至佛氏始有偏袒右肩之語梅誕生云袒偏脫衣則是佛氏之袒非古人之袒也又云凡獨言袒但去襲而露裼言袒裼則并去裼而露肉此說近之而未盡當云言裼則去裼而露裘言袒裼則并去裘而露肉若獨言袒則惟去衣而露肉也如是義理方足而去之之言尙不能無病其誤十三也衣有袒襲見射禮及喪虞禮裘有裼襲見聘禮正可參考以明其義士虞禮言鉤袒敖君善謂外卷其袂以出臂此正袒之法亦卽是裼之法萬充宗乃謂裼襲不得與袒裼相混喪虞射禮之袒襲與裼襲不同又與袒裼不同亦不可混而以先儒註裼襲皆不免與袒裼混爲病不亦好爲離截而無當乎其誤十四也檀弓練衣黃裏繚緣鹿裘橫長祛祛裼之可也蓋喪至期而練其時有功衰爲禮服以象吉時元端有練衣以爲燕服以象吉時深衣練衣之制黃爲裏淺絳色爲緣冬時以鹿皮爲裘而橫長其袖衣于身爲縱袖于衣爲橫未練之時袖皆短至此則長之也祛裼之者鹿裘外加練衣則卷起練衣之袖以露鹿裘之袖也如鹿裘上加功衰衰袖短亦露鹿裘之袖陳用之所謂裼受服以見鹿衣之美也故鹿裘上惟加一服行禮時則加功衰燕居則加練衣孔仲達以練衣爲中衣而謂是時外有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鹿

裘仍是三重之說其誤十五也古人之衣內有襯身單衫及襦袴皆褻衣也褻衣上不可遽加朝祭之服故必有中衣以間之春秋則以深衣爲中衣夏則以葛爲中衣冬則卽以裘爲中衣蓋著在褻衣禮衣之中間謂之中衣非有定制也孔仲達乃以襲衣爲中衣則中衣在裘之外玉藻疏又引皇氏語謂夏則中衣之上加葛葛上加朝服冬則中衣之上加裘裘上加朝服則中衣又在裘之內皆不知何衣也其誤十六矣此十六誤解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合而辨之不惑于此必惑于彼而褻襲之義幾于隱矣

蕙田案禮文有經傳明據而淆于諸儒之岐說者莫如袒裼襲之義少時與同學諸子病之雍正乙巳春遂相與編考經文詳稽眾說

久乃豁然融貫迎刃而解搜集則吳氏鼎之力居多此二說則蔡氏筆也焚絲就理翳障頓開凡三閱月而後定嗚呼讀經豈易焉

右裼襲

五禮通考卷第二十一

五禮通考卷第二十一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雷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

李太僕總督蘇若蘭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參校

賓禮二

天子受諸侯朝

周禮春官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

註自公之袞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自相朝聘皆皮弁服

蕙田案注見吉禮

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纁旒九就璿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旒皆就

玉璜玉笄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

蕙田案注見吉禮

楊氏復曰上公衮冕纁九旒前後九旒旒九玉纁三采朱白蒼侯伯鷩纁七旒前後七旒旒七玉纁三采子男毳冕纁五旒前後各五旒旒五玉纁三采

秋官大行人上公冕服九章侯伯冕服七章子男冕服

五章注冕服者著冕所服之衣也九章者白山龍以下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也

禮記玉藻諸侯裨冕以朝注朝天子也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

陳氏禮書古者諸侯將適于王則裨冕而出既朝至湯沐之邑則齋戒以入見而王駕齋馬乘齋車以其等爲送逆之節其致敬朝事如此則侯氏裨冕王衮冕奚問於朝與廟哉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氏謂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覲

一受之于廟殺氣質也夏宗依春冬遇依夏又以覲禮王服衮冕司服王既朝皮弁服則謂受朝于廟則冕服受朝于朝則皮弁然皮弁服王曰既朝之禮非受諸侯朝覲之服也行人之職統言朝覲之禮上公冕服九章侯伯冕服七章子男冕服五章而繼之以廟中將幣則未將幣之前受朝于朝未聞不以冕服也又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維王之太常者從王之服而春朝秋覲皆然孰謂王之在朝與廟其服異耶或曰冕服祭服也施之于廟則可于朝廷則不可是不然大車詩言周大夫聽男女之訟則服毳衣禮諸侯親迎則元冕王養老則冕而總干耕藉則冕而秉耒是祭服有不施于廟也又司服王饗射則鷩冕射人三公北面執璧孤東面執皮

帛卿西面執羔大夫西面執雁諸侯在朝亦北面鄭氏謂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射人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然則與諸侯之賓射固在朝矣王驚冕三公執璧則毳冕而諸侯亦冕服可知射於朝以冕服則受朝於朝亦冕服可知康王既尸天子諸侯入應門奉圭以進既見王乃釋冕此在朝冕服之事也漢制百官賀正月天子服通天冠張衡東京賦曰冠通天佩玉璽韋彤曰通天冠朝會之正服猶古之皮弁也自晉以來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嘖通天冠平冕冕卓表朱綠裏加于通天冠上衣畫而裳繡為日月星辰十二章自此元日受朝始用祭服梁及隋唐因之蓋古者受朝未嘗不以祭服漢失其制至晉以來諸儒考正乃復舊典

本朝之制亦然近者元會用漢儀服通天冠絳紗袍恐非古也

蕙川案觀禮天子衮冕負斧依則天子受諸侯朝亦衮冕其服則元衣纁裳素帶朱裏終辟佩白玉元組綬朱鞅赤舄諸侯之冕服元衣纁裳素帶終辟佩山元玉朱組綬朱鞅赤舄在朝在廟皆然疏家謂在朝服皮弁服者非也當從陳祥道說

右朝觀服冕

周禮春官巾車金路鈎樊纓九就同姓以封

注金路以金飾諸末鈎斐謂之

鈎也金路無錫有鈎亦以金為之其樊及纓以五采樹飾之而成同姓以封謂之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疏言此者見二王後上公雖是異姓庶姓乘金路亦同姓象路朱樊纓七就異姓以封
注象路以象飾諸末象路無鈎以朱飾勒而已革路龍勒條纓五其樊及纓以五采樹飾之而成異姓王甥舅

就以封四衛注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龍駝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為

以此言條知玉路金路象路飾樊纓皆不用木路前樊鵠纓以封蕃國

金玉象矣四衛四方諸侯守備者象服以內

司常交龍為旂諸侯建旂注諸侯畫交龍一象其

秋官大行人上公建常九旂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侯伯

建常七旂樊纓七就貳車七乘子男建常五旂樊纓五

就貳車五乘注常旂旗也旂其螭垂者也樊纓馬飾也以屬飾之每一處

常交龍為旂而云常者常總稱故號旂為常也樊纓九就者樊馬腹帶纓馬鞅以

五采屬飾之而九成或車九乘者案輿記云偏駕不入王門鄭云在旁與已同

日偏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蕃國木路此等不入王門舍于館乘墨車能

旂以朝彼據輿禮觀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故諸侯不得申偏駕今此春夏受

贊在朝無迎法亦應偏駕不來今行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親迎並申上服明

乘金路之等若不申上車何得有樊纓九就之等以此知皆乘所得之車也

蕙田案觀禮侯氏乘墨車載龍旂弧鞬乃朝

墨車大夫所乘侯氏乘之屈也此云樊纓九

就七就五就則乘金路象路革路可知與觀

禮不同者彼是秋冬受觀禮於廟禮主於嚴

肅故侯氏降乘墨車此是春夏受享於廟禮

主於交接故天子乘車出迎而侯氏得乘金

路象路革路之等若春夏受摯於朝亦當乘

墨車初見以臣禮接之再見以賓禮待之也

其載龍旂九旂七旂五旂之等則朝宗觀遇

並同

右車旂

春官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

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

肆師大賓客蒞筵几築鬻注築香艸煮以為鬻

書顧命牖間南嚮敷重篔席黼純華玉仍几

蘇氏賦曰篔席桃竹枝席也黼黑白也純絲

也華玉色玉也此見羣臣朝諸侯之坐也

右凡筵

周禮秋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注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

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虎豹皮也用上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上璋而特之禮器云圭璋特義亦通于此其下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于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類聘亦如之

陳氏禮書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何也昔太王之於狄人事之以皮幣繼之以犬馬終之以珠玉是珠玉重於犬馬犬馬重於皮幣則合圭以馬合璋以皮宜矣繡黼皆陰功也繡則五色之全黼則白黑而已是繡備于黼也則合琥以繡合璜以黼宜矣婚禮納徵以束帛饗贈送者以束錦聘禮享君夫人以束帛覲以束錦上大夫與下大夫致賓介饗餼皆以束帛賓介饋之以束錦

食禮君侑幣以束帛大夫相食以束錦是帛質于錦也則合璧以帛合琮以錦宜矣圭東方也馬動物也璋南方也皮文物也璧天象也天事質故以帛琮地象也地事文故以錦琥西方也萬寶之成莫備于此故以繡璜北方也陰陽之辨莫斷於此故以黼此六幣所以合之之意也皮馬不上堂故以圭璋特然則璧琮琥璜皆非特達者歟

考工記玉人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注享獻也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疏案

小行人二王後享天子及后用圭璋則此璧琮九寸據上公引聘禮者欲見經云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此據上公九命若侯伯當七寸子男當五寸

陳氏禮書玉有朝覲之玉有類聘之玉有獻享之玉禮於朝覲之玉言其所琢桓躬信穀蒲是也類聘之玉言琢而已琢圭璋璧琮以類聘是也若夫享獻之玉諸侯以享天子則不琢玉人謂璧琮九寸諸侯以

享天子是也諸侯以享夫人則瑑玉人謂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是也覲禮侯氏覲天子三享皆束帛加璧禮器曰束帛加璧尊德也郊特牲曰束帛加璧往德也夫諸侯相朝而享夫人以琮聘卿亦享夫人以琮則諸侯享后亦必以琮諸侯享王以璧聘卿享君亦以璧則諸侯相享亦必以璧玉人言璧琮以享天子則后舉矣言瑑琮享夫人則璧舉矣鄭氏曰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于諸侯則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頰聘亦如之考之聘禮享君以璧而有庭實與馬特行人合六幣言圭以

馬璋以皮而圭璋在璧琮之上則圭璋爲二王後之禮可知公瑞桓圭九寸諸侯享王亦璧琮九寸諸侯卽公也則璧琮各如其瑞可知公侯伯之瑞以圭而享以璧琮下其瑞也子男之瑞以璧而享諸侯亦璧非下其瑞也則享用琥璜可知公享夫人瑑琮八寸使卿大夫頰聘亦瑑圭璋璧琮八寸降其瑞一等則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卿大夫頰聘亦如之可知玉人言諸侯以享而不言公言瑑圭璋璧琮而不及公鄭氏知其爲公何也弁師諸侯之纁旂九就公之纁旂也聘禮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公之圭纁也禮之所言舉尊以明卑多矣奚獨玉人然哉聘禮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則圭璋璧琮之類惟其所寶者而已此又先王權于禮者

也楚遠啟疆曰朝聘有圭享煩有璋蓋朝聘之禮嚴於享特聘之禮重于殷頰故圭璋所用如此然諸侯之臣聘后夫人以璋二王之後享王以圭則啟疆之言亦有其大率者也夫圭璋象陰陽之用璧琮象天地之體故天子公侯伯之瑞以圭子男璧聘卿聘以圭享以璧琮又圭璋特達璧琮有幣則圭璋貴于璧琮矣至于禮神各以所象求之此璧琮又重于圭璋禮記郊特牲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注旅陳也鐘金也獻金為作器示和也 肅此一節明朝聘貨賄庭實之物

右玉幣

周禮秋官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

令揖讓之節注以詔者以禮告下

春官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注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人詔禮曰相相者五人卿為上擯

王命諸侯則擯注擯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擯者進當命者進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其略也

肆師大朝覲佐擯注為承擯 疏大朝覲謂大會同朝覲時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為承擯

秋官大行人上公介九人擯者五人侯伯介七人擯者

四人子男介五人擯者三人注介輔已行禮者也 疏王與諸侯行禮與諸侯待諸侯同案司儀云諸公相

為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元謂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是也必知天子尚諸侯敵禮者案下文大國之孤繼小國之君不交擯其他皆賦小國之君則天子與諸侯交擯交擯是敵禮也

儀禮聘禮注天子諸侯朝覲命介紹傳命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卿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 疏此論天子諸侯交擯法云紹者亦謂使介紹繼以傳命即擯介相傳賓主之命也此交擯謂在大門外初未迎賓時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則秋冬受贊受享皆無迎法無迎法則無此交擯之義若春秋受贊于朝無迎法受享于廟則迎之若然觀禮無迎法此云朝覲者觀雖無迎法饗食則有迎法故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送迎之節故連觀也云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者雖言各鄉本受命非一時之事先上擯入受命出傳與承擯承擯傳與

末擯此是上擯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末介向末擯邊受命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是及其末則卿受之反面傳而上也云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者此乃發賓傳向主君一如前發主君傳而向下故云亦如之如此三迴為交擯三辭也

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及郊勞既館將幣為承而擯注使宗伯為上

儀為之丞而擯之

禮記禮器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注諸侯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大

夫五介五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周禮上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聘義所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乃謂其使者也 疏介副也牢太牢也謂諸侯朝天子天子以太牢禮賜之也周禮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子男五介今言七舉中言之也臣為君使各降其君二等此五介五牢謂侯伯之卿亦舉中

天子無介注無容禮也

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慙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

慙注已慙其也慙慙慮貌大恩則辭不見情無由至也 疏陳七介以相見申賓主之情也言七介者舉中言之司儀賓至大門外陳擯介交擯三辭畢君迎賓拜辱至大門三讓三讓入大門主君每門讓賓一辭是三辭三讓而情意交至也

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

至也注皆為温藉重禮有擯詔告道賓主者也相步扶工也詔或為紹

蕙田案賓禮陳擯介之儀有二一為交擯擯

介相傳辭往復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更迭而

徧其儀繁天子見諸侯諸侯自相朝則行之

一為旅擯但陳備介而不傳辭其儀略卿大

夫聘問則行之天子受諸侯朝覲大宗伯為

上擯小行人為承擯嗇夫為末擯大宗伯卿

也小行人大夫也嗇夫士也上公擯五人一

卿一大夫三士侯伯四人一卿一大夫二士

子男三人一卿一大夫一士此見于經與注

疏者也其諸侯所陳之介亦當以卿大夫士

充之而經無明文以聘禮侯伯相聘上介一

人士介四人推之然則上公九介一卿一大

夫七士侯伯七介一卿一大夫五士子男五

天子受諸侯朝

介一卿一大夫三士與

右擯介

禮記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

一人注皆擯者辭也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于蠻夷稱天子於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謂為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是伯分

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注擯者辭也春秋傳曰

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注稱之以父與舅親之之辭也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注每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

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

國曰君注牧尊于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謂二伯也亦以此為尊禮或損之而

命之也昭九年云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云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

禮稱之則曰伯父故晉或稱伯或稱叔也周公分陝為二伯詩稱王曰叔父者成

王以本親命之晉文侯仇為伯尚書道云父義和不云伯者親親之心又二伯稱

稱寡人莊十一年宋災魯往弔之宋閔公稱孤皆

傳云列國有凶稱孤禮也亦有凶災故降名稱孤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

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

有諸侯之地本爵亦無過于是以同名曰子

於內自稱曰不穀注與民

稱穀也於外自稱曰王老注威遠國也外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

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注謂成狄子男君也男者于外亦曰男

之吏故此云諸子天子則曰天子之吏是也于諸侯及朝廷則曰天子之老則此

之守臣某知者玉藻文若其擯者傳命于天子則曰天子之老臣某知者約

此文天子之老及下文云某侯某知者約下文也凡九州之外大國之子介傳命某

屏之守臣某故玉藻文云其在邊邑曰某屏之守臣某是也擯者告天子稱某子

某與中國諸侯同庶方小侯介傳命云某上之孤某知者玉藻云小國之君曰孤

是也擯者告天子亦應云某孤某知者約等常諸侯稱

某侯某但稱孤為異耳其二伯以下對天子皆稱名也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注謂高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其為州牧

玉藻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注謙自別伯曰天子之力臣

天子之老自敵以下曰寡人德四年齊桓公對屈完稱不穀者謙也凡常諸侯皆

稱寡人莊十一年宋災魯往弔之宋閔公稱孤皆

傳云列國有凶稱孤禮也亦有凶災故降名稱孤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

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為之子

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

有諸侯之地本爵亦無過于是以同名曰子

於內自稱曰不穀

稱穀也於外自稱曰王老

注謂成狄子男君也男者于外亦曰男

之吏故此云諸子天子則曰天子之吏是也于諸侯及朝廷則曰天子之老則此

之守臣某知者玉藻文若其擯者傳命于天子則曰天子之老臣某知者約

此文天子之老及下文云某侯某知者約下文也凡九州之外大國之子介傳命某

屏之守臣某故玉藻文云其在邊邑曰某屏之守臣某是也擯者告天子稱某子

某與中國諸侯同庶方小侯介傳命云某上之孤某知者玉藻云小國之君曰孤

是也擯者告天子亦應云某孤某知者約等常諸侯稱

某侯某但稱孤為異耳其二伯以下對天子皆稱名也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

注謙自別

伯曰天子之力臣

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守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

蕙田案觀禮以大國稱伯父伯舅小國稱叔父叔舅據尋常五等諸侯而言曲禮則專舉

二伯九牧而言故不盡同

右天子諸侯稱謂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禘

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後

行是告者勅之以其職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

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疏諸侯視朝當用元冠緇衣素裳今服禘冕者案禮禮侯氏神冕天子受之于廟今諸侯往朝天子為天子將欲于廟中受三之禮故諸侯深敬之以冕服視朝也

上云告于祖奠于禘此又命視史告于宗廟山川知再告也言徧告宗廟則五廟皆告也大宰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博其伍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既命大夫則卿亦命之可知皇氏熊氏以為諸侯禮不當用牲故牲當為制其天子則當用牲校人云王所過山川則飾黃駒是也知諸侯不用牲者約下文云幣帛皮圭以告故知不用牲也或天子諸侯出人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其卿大夫惟人祭而已故聘禮既聘而反祭用牲也陳氏祥道曰告行特用幣有非牲幣非一也地人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用事焉反行釋奠鄭氏引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及釋曾子問則改牲幣為制幣是白也禮凡告胡告至必用牲也款謂天子諸侯之告不皆用牲耶

右諸侯朝覲告祭

曾子問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

右在途

周禮地官司門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

司關凡四方之賓客敬關則為之告

秋官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

注謂朝聘者也敬關猶謂關人也鄭司農說以國語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

蕙田案此逆勞於畿在郊勞之前

訝士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

而辟野亦如之注送逆謂始來及去也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注等九儀若將有國賓客

至則戒百官脩委積與士逆賓於疆為前驅而入及宿

則令聚橐及委則致積注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士訝士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注路節旌節也四方圻上

舍則授館令聚橐有任器則令環之注令野廬氏鄭司農云

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注鄭司農云門關不得苛留環人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注達謂巡行通之使不絕若有

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橐之有相翔者誅之注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

地官大司徒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注令遣人使為之也少曰

遂人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注委積於廬市

遂師賓客則巡其道修庀其委積注巡其道修行治道路也故書

遣人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注里居也郊民所居即六鄉之民

賓客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

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

候館候館有積注廬若今野候徒有房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

委人以稍聚待賓客注聚凡畜聚之物瓜

牛人共其牢禮積膳之牛注牢禮殮養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若司

若掌客云殷膳太牢

右至郊

夏官羊人其其灋羊

注灋羊狼裘積膳之羊

秋官大行人上公出入五積侯伯出入四積子男出入

三積

注鄭司農云出入五積謂饋之芻米也元謂出入謂從來記去也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 貢出入五積者謂在路供賓來去皆五積

右委積

大行人上公之禮三問二勞侯伯再問再勞子男壹問

壹勞

注問問不恙也勞謂苦倦之也皆有禮以幣致之 疏三問者案司儀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注問則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天子于諸侯之禮亦當使卿大夫問之亦有禮以致之所行三處亦當與三勞同處也三勞者案小行人逆勞于畿觀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其遠郊勞無文但近郊與畿大小行人勞則遠郊勞亦應使大行人也

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及郊勞既館將幣為承而擯

注王使郊致館于賓至將幣使宗伯為上擯皆為之承而擯之 疏使宗伯為上擯者惟請將幣時于郊勞及既館二者不使大宗伯為上擯以其使者或大行人官卑何得使大宗伯為擯也當別道 餘官為上擯小行人為承擯

蕙田案賈疏駁注說甚當 又案郊勞儀節

詳見儀禮觀禮篇

右郊勞

考工記玉人案十有二寸棗桌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

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

注純猶皆也鄭司農云案玉案也夫人天子夫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于夫人也玉案十二以為列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聘大夫者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棗桌實于器乃加于案聘禮曰夫人使下大夫者十有二列案十有二列案案皆有棗桌為列十有二者還據案十二為數 不謂一案之上十有二也

蕙田案今儀禮竹簋作竹簠陸德明釋文云

或作簋

陳氏禮書玉人所言皆玉器非玉飾之器則所謂案者非玉飾者也酒正舉人句言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則是賓客之禮王夫人預焉非必記時諸侯夫人與王后同號也

戴氏震曰案者於禁之屬儀禮注曰於之制上有四周下無足禮器注曰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此亦案承棗桌上宜有四周漢制小方案局足此亦宜有足

右后勞

五禮通考卷之三十三天子受諸侯朝

三

秋官掌訝賓客至於國賓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於客

注次如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

夫有士訝士皆有訝注此謂朝聘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于館之訝凡訝者賓客至

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訝士賓客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

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注出入謂朝覲于王時也春秋傳曰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右在館

秋官大行人上公之禮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

車軹侯伯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子男朝位

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注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

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為之節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軹與鄭司農云前疾謂駟馬車軹前胡下垂柱地者疏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者上公去門九十步王未迎之時在大門內與賓相去之數也立當車軹者軹謂轂末車軹北向在西邊亦去大門九十步公子車東東西相望當轂末

王氏昭禹曰車衡謂在軹下扼兩服者

王氏應電曰朝位步數以至門為度迎送以遠為敬也立則以進前為敬故上公立當軹侯伯當疾子男當衡也

蕙田案詩蓼蕭疏引大行人文以前疾為前

侯論語邢昺疏亦作前侯前侯即車軹下曲

處鄭司農所云車軹前胡下垂地者是也侯

之與胡古字相通今本作疾者字相近而訛

耳

陳氏禮書齊侯朝覲宗遇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送迎之節蓋春朝夏宗秋覲冬遇其送迎之禮雖同然朝宗于朝以春夏者萬物交際之時故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以象生氣之文而王于堂下見之所以通上下之志也覲遇于廟以秋冬者萬物分辯之時故諸侯一于北面以象殺氣之質而王于堂上見之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夷王當觀而下堂故記者譏之賈公彥孔穎達之徒于是謂秋覲無送迎之禮其言與齊僕不合非所信也

欽定義疏朝位賓主之間先儒講說不一崔氏謂迎入

應門而朝于路門外之朝則朝禮乃君臣之正不應

以賓主之法迎之故熊氏賈氏皆不從據齊僕職皆

乘金路則當迎之以至廟而非入朝者矣鄭賈以朝

天子受諸侯朝

禮無迎法而三享則殺故謂行朝禮於朝正南面之
尊既訖然後講賓主之禮迎入廟而行享如此則無
下堂見諸侯之嫌而又與曲禮當宁之文對峙而不
相悖齊僕職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
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此謂朝覲宗遇之饗食也陳
氏刪脫二字遂生謬解

右送逆之節

秋官大行人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侯伯廟中將幣
三享子男廟中將幣三享注廟受命禘之廟也鄭司農云三享三處
也元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
朝事義曰奉國地所出
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
掌訝將幣為前驅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注道
如朝鄭司農云詔其位告客以其位處也入復客入則掌訝出復其故位也客退
復入迎為之前驅至于館也元謂入復者入告王以客至也退亦如之如其為前
驅

春官小宗伯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齋注謂所齋來
貢獻之財物

夏官服不氏賓客之事則抗皮注鄭司農云謂賓客來朝聘布皮
帛者服不氏主舉藏之元謂抗者

若聘禮曰有司
二人舉皮以東

校人受其幣馬注賓客之幣馬來
朝聘而享王者

右將幣

天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
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
旂貢九曰物貢注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幣貢皮帛
之屬器貢宗廟之器幣貢繡帛材貢木材也貨貢珠貝白
然之物服貢祭服旂貢羽毛物貢九州之外各以所貴為舉肅慎氏貢楛矢之屬
是也元謂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幣貢玉馬皮帛也材貢櫛榦栝柏篠
簞也貨貢金玉龜貝也服貢絺紵也旂讀如周游之游旂貢燕好珠璣琅玕也物
貢雜物魚鹽橘柚 疏此貢諸侯邦國歲之常貢小行人云春入貢是也大行人
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
彼謂因朝而貢與此別

夏官職方氏凡邦國制其貢各以其所有注國之地
物所有
秋官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男服其貢

器物采服其貢服物衛服其貢材物要服其貢貨物蕃
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注祀物者犧牲之屬鄭司農云贖物婦人所為物也爾雅曰嬭婦也元謂贖物絲枲也器物尊

彝之屬服物元纁緇纁也材物八材也貨物龜貝也 疏此因朝而貢與太宰九貢及下小行人春人貢者別彼二者是歲之常貢也

唐氏曰楚于周非侯服而包茅不入齊得以貴之則祀貢不止于侯服行人之文蓋以互見耳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
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注貢六服所貢也

蔡氏德晉曰諸侯貢獻皆遣使致之是為歲事管仲云若節春秋來承王命是也貢與功王皆親受者重其事也

書禹貢兗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厥貢鹽絺海物
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厥篚麋絲徐州厥貢惟土五
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
元織編揚州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杞
榘栝柏礪砥砮丹惟箇箛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

厥篚元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厥貢漆枲絺紵厥
篚織纈錫貢磬錯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
織皮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

胡氏渭曰冀州天子所自治無貢名

陳氏禮書采邑有賦而無貢邦國有貢而無賦周官
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有家削邦縣邦都之賦以九貢
致邦國之用有祀贖器幣財貨服旂物之貢其制地
貢在大司徒其施邦國之貢在大司馬其物則職方
氏揚州之金錫荊州之丹銀青州蒲魚雍州玉石之
類是也其用則太府以家削之賦待匪頒邦縣之賦
待幣帛邦都之賦待祭祀邦國之貢待帛用是也然
邦國有歲之常貢有因朝而貢歲之常貢則春入貢
是也因朝而貢則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之類是也

二者之禮雖殊其玉帛庭實之設蓋亦相類考之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賓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拜升成拜乃出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禮記言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示和也然後繼之以丹漆絲纒又聘禮夕幣之儀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及見主君賓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賓致命張皮凡庭實左先皮馬相間可知也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由此推之侯氏奉玉帛以升庭實旅百先龜次金次丹漆絲纒馬在其南若皮則居馬之位而王特撫玉而已以示致方物者臣之職而

不有其物者王之道也禹貢九州有貢惟冀州無貢以畿內王之所專特敘其賦而已非所謂貢也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鄭氏謂甸者服治田出穀稅采者九州之地采其美物以當穀稅是也周禮太宰序九貢之物先祀貢嬪貢而繼之以器幣材貨服旂物之貢行人序九服之貢亦先祀物嬪物而繼之以器服材貨之物者侯服貢祀物上先而下後也甸服貢嬪物內先而外後也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以器服作治之功多而責近以詳也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以材貨作治之功少而責遠以略也材貨邦用所通服則王身所獨太宰退服在材貨之後此又著其先所養而後其所自養也幣旂物六服所共貢者也以幣繼嬪器之後以旂物繼貨

物之後事之序也行人無幣旂物貢者以其所共貢者不可六服言之也賈公彥曰太宰言歲之常貢故有幣行人因朝而貢三享之中已有幣矣故不及幣此說非也鄭康成於太宰以器貢為銀鐵石磬丹漆而與鄭注異於行人以器貢為尊彝之屬而與鄭注同於太宰以材貢為柶榘栝柏篠蕩於行人以材貢為八材是自惑也

蔡氏德晉曰諸侯歲有朝貢當朝之歲則諸侯親自貢之大行人所言是也非當朝之歲則遣大夫夫人貢之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是也當朝而親貢之則不復遣大夫入貢一歲中不當有兩貢也若九州外之蕃國則無每歲常貢耳

右貢物

易晉豕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朱子本義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

禮記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

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

樂記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

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

諸侯也注贈諸侯請來朝將去報之以禮疏天輅謂金輅也據上公及同姓侯伯龍旂九旒亦上公也寶龜之中以青黑為之緣天子既與大輅龍旂及寶龜占兆又隨從以牛羊非一故稱羣將此以與諸侯故云所以贈諸侯也

周禮春官典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

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

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

皆以五為節注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為一伯二王之後亦為上公之職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九百步侯伯

小宗伯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注王以賞賜有功者

右錫予

秋官大行人上公禮九牢侯伯禮七牢子男禮五牢

大禮養餘也三牲備為一牢
請養於大禮朝享後乃饋于館

蕙田案覲禮不載致饗餼之文今以掌客所載諸侯相朝之禮推之則上公九牢者飪一牢腥四牢牽四牢也侯伯七牢者飪一牢腥三牢牽三牢也子男五牢者飪一牢腥二牢牽二牢也其鼎簋簠豆鉶壺醢醢米禾芻薪之數亦當準此聘禮諸侯於聘賓使卿歸饗餼則天子于諸侯亦當使卿可知諸侯受饗餼之儀節亦當與聘禮相類

右致饗餼

大行人上公之禮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侯伯王禮壹裸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子男王禮壹

裸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

注饗設盛禮以飲賓也司農云禮與舉樂也元謂王禮王以饗禮也人職曰凡祭祀賓客之禮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瓚而裸士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裸后又拜送爵是謂再裸再裸賓乃酢王也禮侯伯一裸而酢者裸賓實酢王而已后不裸也禮子男一裸不酢者裸賓而已不酢主也不酢之禮聘禮之賓是與九舉舉牲體也九飯也

蕙田案饗食當屬嘉禮別為一門此特志其降殺之等

右饗食之等

禮記王制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

內視元士

注給齊戒白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疏天子元士視附庸以湯沐之邑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于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是許慎不從公羊之說鄭無駁當從許說

春秋隱公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祓左氏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祓易許田三月鄭伯

天子受請侯朝

大

使宛來歸訪不祀泰山也

注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孫辭以有求也

桓公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傳鄭人請復祀周公

卒易祊田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

公羊傳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

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

之許田諱取周田也曷爲謂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

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

注諸侯來朝當有所住止故賜邑于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桓公專以與鄭背叛當誅故深諱之若暫假借

穀梁傳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

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邠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

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注泰山非鄭境內從天王巡狩受命而祭也

史記周本紀鄭怨桓王與魯易許田天子之用事泰山

田也

春秋定四年左氏傳祝鮀曰取於有閭之士以共王職

注有閭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

注爲湯沐祭泰山

陳氏禮書古者諸侯於王畿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

沐之邑王制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縣

內視元士則凡非方伯其邑不得視元士也不然諸

侯湯沐之邑多矣盡王畿其足以容之乎許田魯侯

湯沐之邑也祊鄭伯從祭泰山湯沐之邑也邑非諸

侯之所得專魯鄭專而易之此春秋所以譏也昔祝

鮀盛稱魯衛晉國之封而衛有湯沐之邑則湯沐之

邑豈諸侯之所均也漢諸侯皆有邸於京師武帝令

諸侯各治邸泰山下蓋先王之遺制也先王之時湯沐邑皆有所賦漢初民無蓋藏高祖於是省禁輕租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

蕙田案王畿有朝宿之邑泰山下有湯沐之邑此對文言也其實朝宿之邑皆得稱湯沐王制方伯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是也

右朝宿之邑 湯沐邑附

禮記曾子問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右朝變禮

禮記郊特牲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注正君也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注夷王周康王之元孫之子也時微弱不敢自尊于諸侯

右朝覲失禮

禮記曲禮既葬見天子曰類見注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侯世子父死葬畢而見于天子禮也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或巡狩至竟故得見天子未葬未正君臣故雖天子巡狩亦不見也

右類見

周禮秋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注謂蕃國之臣來類聘者 疏蕃國之君世豈見無聘使法有國事來小行人受其幣其辭以中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注以時入賓謂其君以世一見來朝為賓者從

來至去皆為類而相侑其禮儀 疏夷狄無玉帛來向中國而云幣帛者謂王有賜與之禮也 郎氏兆玉曰其拜跪坐起不同于中國則教之以中國之儀而協其禮其言語聲音不同于中國則譯外國之音而傳其語

右蕃國入賓

天戴禮朝事篇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諸侯諸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封也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省于天子攝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省則以皮帛

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如其命之數大行人以九儀別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域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纁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

天子受諸侯朝

五禮通考卷三十三
三
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諸侯之卿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天子之所以明章著此義者以朝聘之禮是故千里之內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二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內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五歲一見三千五百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六歲一見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然後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藻籍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

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疎外內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明臣禮職臣事所以教臣也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與之圖事以觀其能償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

六年有德焉禮樂爲之益習德行爲之益修天子之命爲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謀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成邦國之貳問問以論諸侯之志歸賑以教諸侯之福慶賀以贊諸侯之喜致會以補諸侯之災天子之所以撫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喻言語叶辭令九歲屬瞽史論書名聽音聲十有一歲建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十有二歲天子巡狩殷國是故諸侯

上不敢侵陵下不敢暴小民然後諸侯之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則令賙委之師役則令犒贈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欲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別異之天子以周知天下之政是故諸侯附於德服於義則天下太平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脩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尙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之故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

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政之法也
薛氏禮圖天子待五等諸侯禮數初入境上公則五
積侯伯則四積子男則三積皆用牢出入同等上公
三問侯伯再問子男一問皆用脯脩至國則致殮者
客始至致小禮也殮有牢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也
有庶羞公四十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有簠公十侯
伯八子男六皆實稻粱也有豆公四十侯伯三十子
男二十四皆實菹醢也有鉶羹公三十八侯伯二十
八子男十八也有壺酒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
十四有簋黍稷器也公侯伯子男各十二朝訖致饗
殮有牢公九侯伯七子男五也有米公百二十簠侯
伯百筥子男八十筥也有醢醢公百二十饗侯伯百
饗子男八十饗也有車米視生牢牢十車公則四十
車侯伯三十車子男二十車也有車禾視死牢牢十
車公五十車侯伯四十車子男三十車也有芻薪其
數倍禾也乘禽公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
雙也殷膳太牢中又致膳謂之殷膳也公則三饗三
食三燕侯伯則一饗一食一燕若有故不親饗食燕
則以幣致之此王待諸侯之禮然也天子待孤卿以
下禮數若大國之孤天子待之出入亦三積不問一
勞其牢禮饗食及陳設之儀一如子男之禮自卿以
下天子待之皆以其爵等爲牢禮之數如爵卿也則
殮二牢饗餼五牢大夫則殮太牢饗餼三牢士也則
殮少牢饗餼太牢至陳設之儀皆如朝聘之禮然則
天子待卿以下積則卿出入二積大夫出入一積所
以知其如此者諸侯之積視殮牽故大夫之積亦視

殮牽也以上皆據從君爲介之禮若不從君而特來聘問之卿大夫士天子待之亦與從君爲介之禮同等也詳見周禮大行人及司儀掌客諸職 諸侯朝天子之禮始至天子之境先謁關人關人告王王使小行人迎勞於畿又使大夫致積及郊王使大行人服皮弁用璧以勞之諸侯亦服皮弁服受之諸侯僨王使者用束帛乘馬及國天子賜館使司空致舍小行人爲承僨諸侯僨王使者亦用束帛乘馬乃致殮春夏之時將朝之旦諸侯則服裊冕釋幣於禰遷主各乘其所受上路以朝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眾介衣服旌旗朝位遠近陳介各如命數而擯用命數之強半天子迎公則宗伯爲上擯小行人爲承擯齊夫爲末擯王時服袞冕乘金路建大旂在於門內

至擯受命請事傳承擯自擯而傳至介自介而傳至公更報而下傳命既訖王乃乘車出門下車而揖之公則前至門外相揖而入三擯三介爲之三相初出臬門之時三相俱入及庫門而止一相及廟門外之舍諸侯入於舍王則更迎侯伯迎侯伯竟更迎子男凡王出迎時公立當車軹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車衡則王出門下車時當車軹而立與王既迎訖則服皮弁服於路門外正朝當宁而立諸侯卽服於舍服皮弁各執瑞玉至於朝諸公皆東面諸侯皆西面伯子男從侯而朝序進授玉先盡同姓次及異姓也將授贄之時皆進當王前西北東面奠玉再拜稽首王命親授諸侯乃執玉而進王以冒玉合圭然後受之諸侯退再拜稽首授贄既訖各還其舍王更服袞

天子受諸侯朝

冕至於廟中當展而立諸侯各服裊冕一相而入以
行享禮隨國所有分爲三享王者之後三享皆以圭
璋致之五等諸侯三享皆以璧琮致之致享之禮王
但撫之諸侯自授於宰先行王禮然後乃行后禮若
秋冬之時將朝之旦諸侯皆乘墨車而至於大門之
外王不迎直陳擯介上擯自與諸侯相接傳命更至
廟門之舍蓋諸侯前期皆受舍於廟門之外也王服
袞當依而立受朝享之禮諸侯入門右皆奠玉再拜
王命時受之諸侯更取玉升堂致命王親受諸侯降
堂又再拜稽首王迎升然後行三享之禮王皆撫之
諸侯降堂自授王率如朝宗之法惟乘墨車天子不
下堂而迎朝享并受於廟爲異於朝宗也諸侯行朝
享既訖王使宗伯以圭瓚酌鬱鬯裸賓王拜送之次

后亦使宗伯以璋瓚亞裸賓后拜送之公於是酢王
不酢后所謂王禮再裸而酢也侯伯則王使宗伯一
裸侯伯則酢王后不裸也子男則一裸不酢禮畢還
館諸公卿皆就館見之若有功者天子賜之車服皆
使公卿就館致之諸侯僉使者亦以束帛乘馬致饗
餼於館諸侯亦以束帛乘馬僉使者夕則后致饗餼
之禮後日王速賓來就廟中行饗食燕之禮饗食燕
既訖乃還王致贈郊送加勞之禮送之至境凡諸侯
當朝之歲有故不得朝則遣世子來朝若已誓於天
子者則禮下其君一等未誓者以皮帛繼子男也若
無世子則使孤孤之禮與子男同所異者立當車前
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而已無孤者則使卿如聘
禮也

蕙田案孔仲達曲禮疏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享則有之其說與薛氏異未詳孰是

五禮通考卷第二十一

五禮通考卷第二十一

內廷供奉禮部侍郎盧憲禹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慶錢大昕

參校

李太僕贊禮部史同城方觀承同訂

賓禮三

天子受諸侯覲

儀禮覲禮

鄭目錄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

惟此存兩觀禮于五禮屬賓

蕙田案敖氏謂此篇言同姓大國之君入覲於王之禮初無四時之別與周官秋見曰覲之意異此說非也四時之朝宗覲遇散文言之皆得名朝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春秋五月公朝於王所是也朝又可名覲詩韓侯初立來朝曰韓侯入覲春秋傳晉侯

朝王稱出入三覲是也其不云宗遇者鄭氏謂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故以朝覲爲大名也對文言之則當依當宁在朝在廟其禮固區以別矣傳記舉其一偏故朝覲可以通言儀禮記其節目故朝宗覲遇不可以不辨盛世佐云此篇自郊勞以前賜車服以後文多不具必其詳已見於朝禮故略之也禮經之逸者多矣執此區區之僅存者而謂其所不見者皆無是禮也豈通論哉此言得之

覲禮至于郊

注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

張氏兩岐曰此下言侯氏人覲初至之事至郊則郊勞至國則賜舍凡二節

欽定義疏王畿千里王城居中畿面各五百里界首置關面各二關凡十二關司關掌之侯氏之來也君先

與卿圖事遂戒宰書幣夕陳幣設監守太子曰監國諸侯之兄弟曰處守乃告於祖奠於禰告於社稷山川之神君行卿大夫士介從師從奉主車祖祭而出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過他邦則假道至於關敏關人而司關爲之告焉由二百里內之遂及百里之遠郊至五十里之近郊中間如遂人遣人委人各爲之委積掌訝環人野廬氏各爲之聚橐而凡王官各贍其事聘禮賓在國受命啟行過邦入境具詳此從至于郊始見者文略也抑諸侯適天子尙有他篇其禮文可以互見而今逸之與

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

注小行人職曰凡諸侯人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皮弁者天子之朝服也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郊舍狹窄爲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疏案大行人上三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則五等同有畿勞其子男惟有此一勞而已侯伯又加遣郊

勞上公又加近郊勞此云近郊據上公而言案玉人職云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注云夫人謂王后此文不見者以聘禮于聘客主國夫人尚有勞以二竹簋方明后亦有略言王勞不言后文不具也聘禮亦受勞于館不為帷宮者彼臣禮鄉行旅從徒眾少故在館此諸侯禮君行師從徒眾多故于帷宮

款氏繼公曰勞而用璧以為信天子于諸侯之禮也璧無束帛別于享禮且為其當還之也

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

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注不答拜者為人使不當其禮也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使者

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疏以帷宮無堂可升故知升者升壇也

款氏繼公曰使者不讓則侯氏不先讓可知侯氏不讓者以使者尊當先升而不敢讓之也其降拜于階間北面升就使者北面訝受之

蕙田案侯氏受玉之位當在西面與使者相

並下云使者左還而立是使者于授玉之後

方南面明是時猶東面也款氏以為北面訝

受之非是

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壁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

者乃出

乃拜

疏直云使者左還不云拜送玉者凡奉命使皆不拜送若身自致者

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

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注侯氏先升賓禮統焉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也上介出止使者則

已布席也疏聘禮卿勞受饋不設几者諸侯之卿卑不與此同也几不可設于地明有席聘禮受聘云几筵既設是几筵相將

款氏繼公曰有司既布席侯氏乃出止使者止其去也且迎而欲饋之使者亦禮辭許侯氏指先入使者乃入也既入不言三揖者如丁禮可知讓升侯氏與使者三讓而先升使事既畢則行賓上禮也

楊氏復曰今案凡布席設几皆在西北位此帷宮恐亦當然

欽定義疏聘禮郊勞勞者出授老幣出迎勞者勞者禮

辭賓指先入勞者從之鄰國之卿體敵猶出迎勞者

侯氏於王使出迎可知蓋是時上介先出止之侯氏

隨出迎之經故云侯氏乃止使者疏謂侯氏不出蓋

天子受諸侯親

三

誤此几席其莞筵紛純彤几與

侯氏用束帛乘馬僎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

注僎使者所以致尊敬也拜者各于其階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

氏遂從之注驂馬曰驂左驂改在西者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以出授使者

上聘禮禮賓時賓執左馬以出此亦以左驂出故知左驂設在西也

敖氏繼公曰四馬象在車前故西者曰左驂駕車之馬兩服居中兩驂在傍

郝氏敬曰左驂庭寔四馬最西一馬也馬首北以西為左

高氏愈曰遂從之者以天子勞使既至故不敢卸安而急趨王所也

蕙田案以上郊勞

天子賜舍注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卿致館此不言致館言賜舍者天子尊極也聘禮致館賓主人各擯介故知此亦陳擯介必知使小行人為承擯者案小行人云及郊勞既館將幣為承而擯是也其義

李氏如圭曰聘禮賓至即欲受之者主人之禮親禮且使即安者君上之惠

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注此使者致館辭也此及下經皆云伯父謂同姓大國卑同

姓大國則同姓小國及異姓之國禮不殊也

欽定義疏上文侯氏遂從之蓋從使者至朝告至也與

聘禮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至於朝之義同其時天

子即降賜舍之命於是小行人帥至於館而司空乃

宣是命辭於舍門外焉聘禮曰大夫帥至於館卿致

館其義例可推也

侯氏再拜稽首注受館

敖氏繼公曰不著其所是于舍門外也使者東面致命侯氏西面聽命既則北面拜

僎之束帛乘馬注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僎之者尊王

敖氏繼公曰侯氏于使者亦有迎送之拜不言者文略耳下于大夫戒之禮亦然

方氏苞曰此下當有設餼之禮及期侯氏有展幣之禮以皆前見故文不具

蕙田案以上賜舍

天子受諸侯親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注大夫者卿為訝者也掌訝職曰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戒猶告也其為告使順循其事也初猶故也侯氏再拜稽首注受觀日也

張氏爾岐曰此下言將觀之事王使人告觀期諸侯先期受次于廟凡二事帥乃初事者遵循朝觀之舊典也

蕙田案以上戒曰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

注言諸侯者明來朝者眾矣願其入觀不得並耳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聘禮記云宗人受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為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此觀也言朝者觀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先同姓一疏春夏受贊于朝無迎法受享于廟有迎禮秋冬受贊受享皆在廟並無迎法是以大門外無位既受觀于廟故在廟門外受次天子春夏受享諸侯相朝聘迎賓客者皆有外次即聘禮記宗人受次是也有外次于大門外者則無廟門外之內次天子親遇在廟者有廟門外之內次無大門外之外次此文是也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彼諸侯皆北面不辨同姓異姓與此不同者此謂廟門外為位時彼謂入見天子時

李氏心傳曰受舍于朝所謂外朝也

欽定義疏受舍於朝其地當在皋門以內庫門以外屬外朝之東西一以來觀者眾餘地能容一以賓車不

入大門下行為近也若廟外則觀日陳擯介又諸侯亦常有從臣執幣馬者在焉占地多矣且觀尚嚴廟外宜肅苟盡張次於此儀衛紛囂非所以為敬也受舍之舍與賜舍之舍別賜舍之舍館舍也有屋宇蓋司空之屬掌之受舍之舍次舍也以帷幕天官之屬掌之

蕙田案經云受舍於朝則以為在外朝者得之注疏謂在廟門外疑非

又案以上受舍於朝

侯氏裨冕釋幣于禩注將觀質明時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為言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希卿大夫元此裘司服所掌也禩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禩親之也釋幣者告將觀也其釋幣如禩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禩之禮既則祝臧其幣歸乃埋之于祧西階之東

陳氏祥道曰聘賓釋幣于廟故舉幣而埋之侯氏釋幣于行主故舉幣而藏之

郝氏敬曰古者大事出奉其廟主行有事則告禘猶副也天子衮冕為正諸侯以下冕服為副天子受觀于廟所以昭先烈也諸侯入觀告禘所以率先職也張氏爾岐曰此下至升成拜降出備言入觀之事實明先以將觀告行主乃入親以瑞玉為贊次行三享次肉袒請罪凡三節王勞之乃出禘冕者上公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也案玉藻諸侯元冕以祭不得服衮冕以下而此神冕釋幣于禘者以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之也盛氏世佐曰上公衮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皆其上也而謂之神者據玉而言猶記以金路以下為偏鵠也玉藻亦云諸侯元冕以祭神冕以朝是三禮所言合矣侯氏神冕為將朝也釋幣則因事而服之耳故與正祭異也諸侯于其國雖祭不得服其上服惟于朝天子及助祭之時服之而教氏又謂當服其次則上服更何所服之乎其說蓋不可通矣禘注以為遷廟主據曾子問而言也但彼所云乃天子巡守之禮諸侯述職無明文故教氏直以為考據經而斷近得其實當從之

蕙田案以上釋幣於禘

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以瑞玉有纁

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

可盡同也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弧所以張繆之弓也弓衣曰韜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設璧男蒲璧練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表各如其玉之大小以朱白蒼為六色疏爾雅說旂旂正幅為繆故以此弧

引張繆之兩幅也月令云帶以弓韜韜是弓衣可知
敖氏繼公曰乘墨車屈也載龍旂不沒其實也晉韓宣子聘于周白稱曰士大夫國之卿自比天子之士則其君自比于大夫宜也
俗氏世佐曰凡旂旂之屬皆有弧以張繆弧上又畫枉矢考工記弧旌枉矢以弧是也龍旂弧韜載之于車以為飾也龍旂象文德也載弧不忘武備也于

龍旂則張之弧則韜之以韜是矢其文德雖有武備而不用也一車節也而先王之寓意深矣

欽定義疏墨車自士昏乘之為攝盛自入觀乘之則為

屈交龍之旂五等所同旂數則異弧以張繆必備韜

者為將斂也聘禮廡有張斂此亦然與

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

注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綈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斨几玉

几也左右者優至尊也其席莞席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繡純疏爾雅牖戶之間謂之扂以屏風為斧文置于依地綈赤也素白也漢時屏風以綈素為之象古者白黑斧文故鄭以漢法為況周禮司几筵云左右玉几注左右有几優至尊也又太宰云贊玉几注云立而設几優尊者但几惟須其一又几坐時所以憑依今左右及立兩設之皆是

優至尊也兩注相兼乃具

郝氏敬曰神几尚右人几尚左左

天子衮冕負斧依

注衮衣者禘之上也纁之繡之為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南鄉而立以俟諸侯見疏

南面也 嗇夫承命告于天子

注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為未擯承命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上諸侯告天子天子

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為上擯疏爾雅禮司儀職兩諸侯相朝皆為交擯此諸侯見天子亦交擯可知此所陳擯介當在廟之外門東陳擯從北向南門西陳介從南向北各自為上下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則命先從侯氏出下文天子得命呼之而入命又從天子下至侯氏即令入此觀遇

之禮略惟有此一辭而已司儀云交擯三辭者據諸侯自相見于大門外法其天子春夏受享于廟見于大門外亦可交擯三辭矣大宗伯職云朝覲會同則為上相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為承擯故小行人職云將幣為承而擯此文齊夫為末擯若子男三擯此則足矣若侯伯四擯別增一士上公五擯更別增二士若時會殷同則肆師為承擯

欽定義疏廟在庫門內之左將覲質明時侯氏至外朝下車入次侯王入廟升堂負斧依而立然後侯氏入庫門而左至於廟門外接西塾東面乃襲執玉擯介既設於是嗇夫乃承侯氏請覲之命于下介遞傳而上上擯入告天子經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乃約其儀以為文嗇夫未必得入廟也

蕙田案周禮五官無嗇夫故鄭疑為司空之屬考之漢書上林虎圈有嗇夫百官表縣置嗇夫漢去古未遠其職雖不盡同而官名相因必有自矣夏書嗇夫馳見于古文允征篇

則其為天子之官無疑敖氏以嗇夫為大夫之誤盛氏則以嗇夫為諸侯之末介二說似皆未然

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

將受之注言非他者親之辭嘉之者美之辭也上擯又傳此而下至嗇夫侯氏之下介受之傳而上上介以告其君君乃許入今文實作寔嘉作質

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注入門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卑者見尊莫擊而不授

欽定義疏聘禮從賓道者皆入門左聘與享是也從臣

道者皆入門右賓介私覲是也侯氏初入門執臣道

故右也

擯者謁注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其辭所易者曰伯父其升

欽定義疏經止稱擯者謁注知為上擯者以聘禮擯者

之為上擯決之也然則承擯以下其亦在門內之東

負東塾而立與

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

注擯者請之侯氏坐取圭則遂左降拜稽首送玉也從後詔禮曰延進也

疏侯氏得擯者之告坐取圭即言升致命無出門之文明知遂向門左從左堂塗升自西階致命也從後詔禮曰延者以其實升堂擯者不升

放氏繼公曰拜于西階東別于內臣也侯氏既成拜享乃受

王以東是時王于侯氏之拜皆不答所以見至尊之義也

欽定義疏坐取圭而遂左者賓禮也以擯者謁而天子辭之故也王既受玉以授宰則謁侯氏出則亦謁而奉束帛加璧以享矣

蕙田案以上觀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

注四當為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書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于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脯籩豆之實也全也丹漆絲纁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惟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疏三牲魚脯籩豆之實以下皆禮器文彼諸侯國為王祫祭而致之與此因覲致之同云璧帛致之者據享天子而言君享后即用琮錦但三享在庭分為三段一度致之據三享而言非謂三度致之為皆也

蕙田案鄭氏破四享為三享據大行人職而

言先儒皆從之獨郝仲輿以為四享者諸侯

五等子男同等故四也案五等諸侯雖入覲

同時受之必有先後且三享庭實甚多若五

等諸侯之享禮一時並陳恐廟庭亦不能容

郝說殊誤

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

注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為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疏中庭南北之中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其三享同陳須入庭深設之故也

敖氏繼公曰匹馬卓上謂以一馬卓然居前而先行明其入不與九馬相屬也此奠幣蓋于入門左之位

郝氏敬曰特出曰卓一馬中庭卓立九馬羅列于後先進者從西以次并列而東故曰西上

蕙田案卓字之義當以敖氏郝氏為長周禮

校人職云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齊

其色此侯氏享禮之馬亦當然注疏以卓為

天子受諸侯觀

素的疑非也但敖氏謂一馬卓然居前者據
初入門而言及其陳於中庭仍與九馬並列
而居左故下文以馬出授人解為左馬非匹
馬一行九馬別為一行也

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

注亦言王欲親受之

蕙田案受親聽事所稱天子之命皆擯者述
之彼云天子此云擯者彼此互見為義

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
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

注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以馬出隨侯氏出授
王人于外也王不使人受馬者至于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
帛加璧并玉言幣故小行人合六幣皮馬與玉皆為幣宰即太宰太宰主幣周禮
太宰職云大朝親會同贊玉幣玉以玉爵注云助王受此四者是也春夏受
贊于朝雖無迎法王猶在朝至受享又迎之而稱賓王親禮受享皆無迎法不
享而見請侯已足王尊臣卑王猶親受其玉至于三享使自執其馬王不使人受
之庭是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也諸侯親天子享天子訖亦當有幣問公
卿大夫隱七年左氏傳云戎朝于周於幣于公卿是也

敖氏繼公曰西階前拜送幣者非其正位以欲執馬由便也擯者不延之以升
變于授圭時也馬左馬也侯氏親以左馬出敬之至也王臣不于內受馬者無
以為節亦至尊之禮異也

事畢

三

方氏也曰三享訖宜更享后王后之禮事多以大宗伯攝文不具

蕙田案三享者以庭實分為三耳經無三次
受享之文鄭氏於受享事畢注云三享訖知
三享實止一享也敖氏以為經所見者初享
之儀其次二享空其文者非
又案以上享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

注右肉袒者刑

宜施于右也凡以禮事者左袒入更從右者臣益純也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
為罪之事也疏告王以國所用為罪之事者加得字解之當云告王以國所用
者有得罪之事

郝氏敬曰聽事猶言待罪告擯者

天子受請侯親

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甯乃邦

註謁告甯安也乃猶汝也

朱子曰周禮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親禮諸侯行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王曰伯父無事歸甯乃邦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也如此等處皆是合著如此初非聖人私意

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

註王辭之不即左者當出隱于

屏而襲之也天子外屏勞之勞其道勞也疏以屏外不見天子為隱向者右祖入王辭以無事故宜襲也

欽定義疏執圭行朝禮時王與侯氏授玉受玉皆襲過此而享則褻矣以褻乃其常也此褻襲相對者也侯氏請事則袒天子辭之而出則襲此袒襲相對者也雖襲猶褻自若也亦以褻乃其常也

蕙田案以上侯氏聽事天子勞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

註賜車者同姓以金路與姓以象路服則袞也

鷲也蓋也古文曰迎于門外也疏案周禮巾車掌五路王路以祀尊之不賜諸侯金路同姓以象路異姓以象路以封蕃國鄭云同姓謂王子母弟奉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書服猶如上公賜魯侯鄭伯服則袞冕得乘金路以下與上公同則太公與杞宋雖異姓服袞冕乘金路矣異姓謂舅甥之國與王有親者得乘象路異姓侯伯同姓子男皆乘象路以下四衛謂要服以內庶姓與王無親者自侯伯子男皆乘革路以下蕃國據外為總名皆乘木路而已司服上陳王之吉服有九下云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鷲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也

放氏繼公曰門外舍門外也案聘禮舍惟一門此今文雖有外門外之文然以行禮之節求之無二門之敬且以古文為正張氏爾岐曰自此至乃歸皆言王賜禮侯氏之事

蕙田案放君善謂舍無二門宜從古文此說是也今文蓋衍一外字

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

註路謂車也君所乘車曰路

下四謂乘馬也亞之次車而東也詩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衮及黼重猶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疏鄭注周禮云路大也君之居以大為名是以云路寢路門之等

放氏繼公曰路車一而已乃云西上者以其與馬同設也四馬設于車東異于駕也

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

注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于升東面乃居其右古文是為氏也疏言諸非一之義以諸侯來觀者眾各停一館故命諸公分往賜之周公右王左傳晉祁奚語引之者證太史是右是佐公而在公右之義也太史卑始時隨公後升訖公東面太史于是乃居公右而並東面以宜

王命也

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注讀王命書也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

再拜稽首注受命

放氏繼公曰是時侯氏升降自階故拜于兩階之間不于階東者拜至尊之命宜異于常禮也

升成拜注太史辭之降也春秋傳曰且有後命以伯舅蓋老母下拜此辭之類疏彼以齊侯年老故未降已辭此下拜禮也故降拜乃辭之彼齊侯不升成拜者亦

以年老故也

盛氏世在曰升成拜以公辭之故也不言公辭文者既拜于下乃辭禮之止也春秋傳齊侯未下拜率孔辭之待以殊禮也既不復成拜于上者謙不敢貪天子之命也故與此異放氏以為不辭而升成拜者非

蕙田案盛氏駁敖君善不辭之說極當但鄭

注謂太史辭之盛氏謂公辭之案上文述王

命者太史則此辭侯氏者亦必太史也盛說

似非

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注受篋服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僂使

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僂大史亦如之注既云拜送乃言僂使者以勞有成禮略

而送

張氏爾岐曰使者兼公與太史而言僂使者在拜送前乃于送後略言之者以前郊勞時已詳載成禮故略言已足也

蕙田案以上賜車服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

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注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疏周禮家宰掌建事之六典以佐王治邦

國注云大曰邦小曰國彼對文則例散文則通故以大國言國小國言邦也

蕙田案此條賈疏稱伯父叔父不要同姓為

定引下曲禮東西二伯不問同姓異姓皆稱伯父與曲禮之文顯相違反傳記亦絕無稱異姓伯父之事其謬甚矣義疏引賈氏疏則云下曲禮東西二伯同姓稱伯父異姓稱伯舅州牧同姓稱叔父異姓稱叔舅與此異但徧檢南北雍本闕本汲古閣本及內府新刊本皆不然未識何所據也

又案以上諸侯稱謂

饗禮乃歸

注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享客職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疏掌客五等饗食燕三者具存今饗下有禮故以禮為食燕也變食燕而言禮見王有故不親食燕則以禮幣致之直言饗見王無故親饗之若有故亦以幣幣之禮致之食燕云禮見王有故以幣幣之禮致之亦宜有王無故親食燕故云互文也

欽定義疏聘禮饗食燕之外有羞有獻周官庖人職共賓客之禽獻則王於覲賓亦有羞獻可知聘禮有大

夫饗食有還玉有賄有贈此皆當有之文不具耳雖詩言相子肆祀載見詩言率見昭考則羣后入覲者當祭則無不與而二王之後宜為長賓也考工梓人職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地官牛人春官鋪師眡瞭典庸器夏官小臣諸職於賓射胥有事焉則天子有與諸侯賓射之禮蓋又別於燕射但或舉或不舉非若饗食燕之有常耳侯氏既覲而歸則告於祖禰社稷山川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蕙田案以上饗禮

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注四時朝覲受之于廟此謂時會殿同也宮謂地土為壇以象牆壁也為宮者于國外春會同則于東方夏會同則于南方秋會同則于西方冬會同則于北方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為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神明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

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王巡狩至于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
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也疏案
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
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
協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
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編若如注則時
會殷同亦有朝覲在廟假令當方諸侯有不順服則順服者皆來朝王其中若當
朝之歲者白于廟朝覲若不當朝之歲者當在壇朝故鄭言既朝覲乃為壇于國外也朝事儀
服之內若當歲者即在廟其餘在壇朝故鄭言既朝覲乃為壇于國外也朝事儀
未之壇朝而先言帥諸侯拜日亦謂帥已朝者諸侯而言也四方之壇並宜在四
郊之內以其拜日之等于近郊退來就壇明壇在近郊之內但去城不知遠近或
四方皆依成數東方八里南方七里西方九里北方六里四方此其定分南鄉見
諸侯者王在堂上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
子男于下等莫玉拜皆升堂授玉乃降也

張氏爾岐曰自此至篇末皆言時會
殷同及王巡守為壇而見諸侯之事
盛氏世佐曰此下言諸侯入覲而天子率之以祀羣神也既分覲之又總會之
所以固其志也為宮掌舍職也司儀主命之四門所謂旁一門也壇十有二尋
者謂其下等也壇凡三等上有堂以祀方明并王立之所謂方二丈四尺堂下每
等加廣二丈四尺上等方四丈八尺中等方七丈二尺下等則方九丈六尺矣
每等高一尺堂亦高一尺從堂視下深四尺也

蕙田案諸侯會同為宮方三百步六尺為步
則方二百二十五尋也壇方十二尋居宮之

中央壇上設方明及天子所立斧依之位諸
侯升成拜亦於是焉壇三成成崇一尺廣皆
尋有四尺上等長六尋諸公拜位在焉中等
長九尋侯伯拜位在焉下等長十有二尋子
男拜位在焉壇之下距墻門一百六尋有四
尺則公侯伯子男立位在焉上介奉旗而置
於宮者是也諸公位中階最近前侯東階伯
西階稍次之諸子門東諸男門西最遠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
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
璜東方圭注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
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

敖氏繼公曰設六色以象天地四方
之色也設六玉為祀時以此禮之
張氏爾岐曰方明之制合六木而為之上下四方各異色刻
木為階而飾以玉蓋以一物而象上下四方之神非六物也

盛氏世佐日六色設之于木上六圭則分方而置諸其側以禮神也上從南下從北注云刻木而著之恐非是

蕙田案方明蓋一木隨其方色而飾之張氏以為合六木為之非也其設六玉鄭氏注刻其木而著之賈疏以為刻木安於中考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鄭注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也此經四方禮神用珪璋琥璜正與彼同惟上圭下璧為異所以然者天地至尊避璧琮不用禮從殺也四方卑無嫌故從同也祀方明亦宜以玉薦於神坐明矣先儒以上下之位不順故為刻木之說但傳記別無所據盛氏謂上從南下從北則於禮神之方位仍屬無礙較舊說為長矣又案六色先東南西北而後上下六玉先上

下而後南西北東變文無義例也

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

旂而立注置于宮者建之豫為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皆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先男而位皆尚東方

也諸侯入墜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指上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古文尚作上疏上介奉君旂置于宮前期一日可也公侯就旂據臨朝之時也此旂與在軍敵機同皆以尺易躬小而為之中階之前已下皆朝事儀明堂位文朝事儀論會同之事明堂位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不在宗廟皆與此同也二伯帥諸侯初人宮門或左或右皆北面立定乃始各就其旂而立王乃降南面見之而揖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今王降者在壇會同相見與觀異故也

盛氏世佐曰尚上通上左者據王而言也王南鄉以東為左故諸公北面者東上諸侯在諸伯之東諸子在諸男之東是皆以左為上也

蕙田案禮人門以東為右出以東為左觀禮侯氏入門右謂門東也此經云尚左據王南鄉而言與彼不同盛氏之說可以羽翼註疏矣敖氏謂五等之位自西而東皆北面為一列與大戴禮朝事義相違不可從

天子受諸侯朝

四傳擯

注王既揖五者升壇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禮其奠瑞玉及享路公拜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瑞玉降拜于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覲禮是以記之云四傳擯者每一位舉擯者以吉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疏公侯伯面位同故各自設擯子男隔門相去近又同北面東上故共一位設擯上經諸侯各就其旂而立乃云四傳擯則在諸侯之北故知至庭乃設擯

張氏爾岐曰據注疏推其次第上介先期置旂實明王帥諸侯拜日東郊反祀方明二伯帥諸侯入壇門左右立王降階南鄉三闕諸侯皆就其旂而立乃傳擯執瑞玉以覲璧帛以享請事勞皆如前經所陳也

蕙田案注云請事即上經告聽事也賈疏以

為侯氏奠圭擯者請侯氏王欲親受之似非

盛氏世佐曰大行人云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謂交擯法也此合諸侯于壇用傳擯法與交擯異其人數未聞傳擯者擯者傳告五等諸侯使之各以其幣升壇覲王也

欽定義疏於壇受覲王位亦當設斧依南鄉此時方明其在斧依之北與王位當有帷幕帟綬幕人共之掌次張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其此時與

蕙田案四傳擯敖氏以為一朝三享皆傳擯辭使之升拜故曰四也但覲禮三享無升成拜之文且三享者分庭實為三非有三次不得并朝為四也其升成拜之位聶氏敖氏謂在奠玉之處考覲禮升拜並不在奠圭之所奠圭階下也升拜堂上也此壇上亦有堂則其升堂可知不得仍在奠玉之處也其升堂致命而降拜則當在奠玉之位注云降拜於下等即指司儀三等拜位而言聶氏敖氏謂降拜於地亦非也司儀賈疏又謂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蓋誤解鄭氏下等之說其實不然也

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

注此謂會同以春者也馬八尺以上為龍大旆太常也王建太常終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纁藉尺有二寸插大圭乘大路建太常十有二旒樊纁十有二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致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于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詔祝掌其祝號自西門外論將見諸侯先禮日月山川之事朝事儀直有朝日禮畢退見諸侯此覲禮祀方明禮畢乃朝諸侯不同者以其邦國有疑則有盟事朝日既畢乃祀方明于壇祀方明禮畢退去方明于下天子乃升壇與諸侯相見朝禮既畢乃更加方明于壇與諸侯行盟誓之禮若邦國無疑王帥諸侯朝日而已無祀方明之事司盟云詔明神不言方明此文直言方明不言明神鄭以義約為一事故言于以疑之

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

注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變拜言禮者容祀也禮月于北郊者月太陰之精以為地神也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詩曰謂子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之乎此皆用明神為信也疏變拜言禮者言拜無祀祀則兼拜

蕙田案此疏鄭注容祀之義本或作客祀者

傳寫之誤耳張爾岐乃謂禮日月四瀆山川

邱陵不在其處但於此致敬故云客祀鑿矣

觀承案疏變拜言禮者言拜無祀祀則兼拜

此解容字義甚明因諸本容字誤作客字而

張氏乃竟作主客之客解豈未嘗見此疏耶

敖氏繼公曰不言祀者以異于正祭變其文耳此三禮者皆與上事相屬而舉之天子巡守有懷柔百神望秋山川之禮此諸侯以天子不巡守之故而來觀故天子亦略修祀事以放巡守之禮云方氏苞曰春夏陽故者禮日秋冬陰故禮燹濟山川

蕙田案注疏以春會同拜日於東門外夏禮

日於南門外秋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冬禮

月於北門外以四方分配四時其反祀方明

則一也上言拜此言禮互文也敖氏謂此三

禮者皆與上事相屬則是於拜日祀方明之

後復舉之後儒多從其說然既拜日東門外
又禮日南門外一事而再祭毋乃數而瀆乎
當以注疏為是

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注升沈必就祭者也就

侯之盟祭也其盟揚其著明者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
近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
祭日也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
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而傳云山
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乃太陰之精上為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
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疏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彼注以為告
至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注為考績燔瘞柴此又為祭日柴不同者但
巡守至岱宗之下有此三種之柴告至訖別有考績皆正祭之神別有祭日以為
方明之主尚書與王制并此文惟有
柴之文故注不同互見為義明皆有

陳氏祥道曰經言祭天而鄭言祭日經言祭地而鄭言祭月且方明以象上下
四方而經傳凡言主盟者多稱神明曰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
公七姓十二國之祖齊語桓公約誓于上下神祇則諸侯之盟非特主
山川也鄭氏謂王之盟主日諸侯上山川王官之伯主月其說無據
教氏繼公曰謂以此四事用其祭物也祭物者謂牲幣之屬燔柴者置之于積
柴之上而燔之升謂縣之瘞埋也此皆順其性而為之蓋因上文遂并言正祭
之法以明所謂
禮者異于此也

張氏爾岐曰此言天子巡守四岳各隨方向祭之以為盟主于山言升于川言
沈是就其處而舉此禮故知是王者巡守之事鄭前注云王巡守至于方岳之
下諸侯會之亦為此言
以見之為此經設也

蕙田案此經自諸侯覲於天子以下論會同
之禮此條謂王巡守覲諸侯之禮也王巡守
諸侯來覲為壇壝宮加方明四傳擯皆與時
會殷同之儀同但會同則有拜日及禮日月
山川邱陵四瀆而已巡守則祭天地其禮尤
大故特記之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柴望秩
於山川肆覲東后王制曰歲二月東巡守柴
而望祀山川覲諸侯郊特牲曰天子適四方
先柴此巡守祭天與山川之明文經傳雖不
言祭地然有柴又有望則有瘞從可知鄭氏
據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因謂燔柴祭

日瘞祭月但周禮禋祀實柴禋燎三者自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同之謂日月皆燔柴則可謂祭日燔柴祭月瘞則不可以祭月為瘞者鄭之臆說也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燔柴與瘞自是巡守告祭天地之禮非祭日月以為司盟之神不得與方明牽合為一旦日月天神非地示也祭天可以主日祭地必不可以主月祭天則日月從祀據祭義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言祭天可以包日月不得祭日月而冒天地之稱也王制鄭注以柴為祭天告至其說最當賈氏遂以為巡守有三種之柴則彌縫注家而失之者也

蕙田案以上大朝觀之禮

記凡俟於東箱

注王即席乃設之也東箱亦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
敖氏繼公曰經云設斧依于戶牖之問左右凡乃云天子袞冕負斧依則是天子登席于既設凡之後也此云凡俟于東箱其指未設凡之前而言與

蕙田案此記凡

偏駕不入王門

注在旁與已同日偏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皆屬偏駕之車舍之于館與疏周禮巾車掌王五路玉路以祀不賜諸侯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朝異姓以封革路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以田以封蕃國此五路者天子所乘為正四路者諸侯乘之為偏

敖氏繼公曰言此者明唯王車乃入王門也凡非王車皆謂之偏駕

蕙田案此記車

奠圭於纁上

注謂釋于地也疏侯氏入門右奠圭時當以纁藉承之乃釋于地

欽定義疏此謂初執圭時斂纁繫組以入至入門右坐奠時乃開纁而奠於其上以相變為文也然則擯者謁而侯氏取圭以升亦當屈纁而斂之及升堂致命

天子受諸侯

乃垂纁開之以授王與王授玉亦斂之乃以授宰然
則惟正行禮授受時方從執之其自外而入自下而
升皆臥執之也

蕙田案此記奠圭

右儀禮覲禮

